



類函 百十一



二百四十二人
二百四十三人
二百四十四人

427
111



門 1 3
第
本



新金圖書
此冊係明治八年八月
月廿八日由諸山君
所贈以資一覽
早稻田圖書印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二

人部一

君臣

舊君

社稷臣

君臣一

增說文曰君者尊也臣者牽也心常牽於君也 **原**韋

昭釋名曰臣慎也慎於其事以奉上也 白虎通曰

君者羣也羣下之所歸心也臣者堅也屬志自堅固也

春秋說題辭曰正氣為帝間氣為臣 **增**易曰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 **原**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 **增**

又曰穆穆在上明明在下 **原**又曰后克艱厥后臣克

艱厥臣 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

有作福作威玉食 毛詩序曰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
下以威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也 禮記曰為人臣
者殺其身有益於君則為之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周
公優為之于讀為迂 廣也大也 又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
君臣相正國之肥也 又曰君勿以小謀大勿以遠言
近勿以內圖外則大臣不怨邇臣不疾而遠臣不蔽矣
左傳陳無宇謂楚王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略之
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 **禮**左傳曰君能制
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 又曰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大
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

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 **原**孟子曰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 又曰君臣主敬
又曰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 又曰欲
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 韓子曰勢者君之輿也
威者君之策也臣者君之馬也民者君之輪也勢固則
輿安威定則策勁臣順則馬良人和則輪利 呂氏春
秋曰古之王者其所因多其所為少因者君術也為者
臣道也為則擾矣因則靜矣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
事焉 **禮**又曰天道圓地道方聖人法之以立上下主
執圜臣執方方圓不易其國乃昌 **原**孔叢子曰事成

主裁其賞事敗臣執其咎君總其美臣行其義然君不猜其臣臣不隱於其君故動無過計舉無敗事 鄧析子曰君有三累臣有四責何謂三累親所信一累也以名取士二累也近故疏親三累也何謂四責受重賞而無功一責也居大位而不治二責也為理而不平三責也寬以御軍陳而奔地四責也君無三累臣無四責可謂安國家也 淮南子曰權勢者人主之車輿大臣者人主之駟馬體離車輿之安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足以為治 原董子曰上臣事君以人

中臣事君以身下臣事君以貨 荀悅漢紀曰君有六有王主有治主有存主有衰主有危主有亡主體正性仁心明志固動以為人不以為己是謂王主臣有六有王臣有良臣有直臣有具臣有嬖臣有佞臣有遁事君匪躬之故違節通方立功興化是謂王臣 禮謚法曰賞慶刑威曰君從之成羣曰君 唐劉之幾上書曰君不虛授臣不虛受妄受不為忠妄施不為惠 王氏彙苑曰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也人君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也是知君逸于上臣勞于

人部

君臣

君臣

下法乎天也 楊維禎文膾曰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君者有此器者也臣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 又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君臣二

增通鑑曰人皇氏相厥山川分為九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自始 **原**淮南子曰君根本也臣枝葉也根本不善枝葉茂者未聞也有道之世以人與國無道之世以國與人以賢人與之國堯舜是也以國與人桀紂與湯武是也 孔叢子曰衛侯言計非是羣臣和

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衛所謂君不君臣不臣者也 又曰夫為人臣見非而不爭以陷主於危亡罪之大者也人主疾臣之弼而惡之資臣以箕子比干之忠惑之大者也 晏子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何若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說曰君裂地而富之疏爵而貴之有難不死出亡不送何也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何死焉諫而見從終身不出臣何送焉 韓子曰晉平公問叔向齊桓公九合一匡君之力臣之力叔向稱管仲隰朋之力師曠曰君壤地也臣草木也壤地美然後草木碩亦君之力臣何力之有焉 呂氏

1
春秋曰魏文侯燕飲皆令諸大夫論已或言君仁或言君義或言君聖任座曰君不肖君也文侯不悅座趨而起次及翟璜曰君賢君也其主賢者其臣之言直今座之言直是以知君賢也 又曰杜厲叔事莒敖公自以為不知而去居於海上莒敖公有難杜厲叔辭其友曰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不知其臣者也所以激君人者之行而厲人臣之節也行激節厲忠臣幸於得察則君道固矣 增通鑑曰漢武帝素喜儒術以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臧為郎中令二人薦其師申公上使使者奉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迎之既至以為大中大夫舍魯邸

上問以治道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漢書曰昭帝時鄂邑蓋長公主左將軍上官桀與其子安及桑弘羊皆與燕王旦通謀詐令人上書言大將軍霍光擅調益幕府校尉專權自恣書奏留中明旦光聞之止畫室中不入有詔召大將軍光入免冠頓首謝上曰將軍冠朕知是書詐也將軍調校尉以來未能十日燕王何以得知之時帝十四左右皆驚而上書者果亡 唐書曰房元齡貞觀末年以謹還第黃門侍郎褚遂良言于帝曰元齡事君自無所負不可以一眚便示斥外非天子任大臣意帝悟遽召于家 又曰唐太宗問魏

徵爲君者何道而明何失而暗徵曰君所以明兼聽也所以暗偏信也堯舜氏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雖有共鯀不能塞也靜言庸違不能惑也二世信趙高梁武信朱異煬帝信虞世基皆致亂而不得聞故曰君能兼聽則姦人不得壅蔽而下情通矣又曰明皇欲用姚崇崇跪奏十事其七曰先朝褻狎大臣虧君臣之嚴臣願陛下接之以禮綱鑑曰歐陽修論事切直人視之如仇帝獨獎其敢言顧侍臣曰如歐陽修者何處得來又曰仁宗銳意太平開天章閣引輔臣入對給以筆札俾條陳其所欲爲者范仲淹退而上十事上悉用之富

弼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及安邊十三策又曰張昇指切時政無所畏避帝曰卿孤立乃能如是昇對曰臣仰托聖主致位侍從是爲不孤今陛下之臣持祿養望者多而赤心謀國者少竊以爲陛下乃孤立耳帝爲感動吾學編曰上嘗強宋濂飲醉歡笑賦楚辭一章命侍臣咸賦醉學士歌曰後世知朕君臣同樂也又曰宋濂致仕賜錦綺御製文集上曰朕最慎賞嘉卿忠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年幾何曰六十八上曰藏此綺三十二年作百歲衣公頓首謝又曰弘治十三年上召劉大夏問天下衛所軍士何如大夏對曰江南困于運糧

江北困于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者翌日有造
 飛語帖宮門誣公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忿
 不得私役軍士耳 又曰上嘗召劉大夏諭曰事有不
 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
 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上
 曰朕與卿論政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密進朝廷
 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事之可否外付府部
 內咨內閣可也上稱善 王鏊疏曰孝宗剗盡近世壅
 隔之弊常朝之外即文華武英倣古內朝之義大臣或
 三日或五日一起居侍從臺諫各一人上殿輪對諸司

請事上據所見決之有難決者與大臣面議之凡謝恩
 辭見之類皆得上殿陳奏虚心而問之和顏色而道之
 故人人得以自盡也

君臣三

增捧日 嚴霜 孔帖魏崔昱夢上泰山兩手捧日事君

臣臨大難蹈之無二色鍾千五百歲其 **原**天子無客

禮記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

禮忠臣不潔名其禮記天子自降階不敢有其室也

之去國也不潔其名 **君臣相須** 安危自任 唐書

先平章故官曰平章事君臣相須所以致太平也苟用

一吏處一事皆決于上將焉用彼相哉 又曰長孫無

君臣

思與緒遂良悉心奉國以天下安臨軒以送見像
 危自任故永徽之初立有貞觀風臣故老雅尊遇姚崇每
 而思見網鑑必為之與去則臨軒以送他相莫如也
 唐書德宗貞元三年李晟與馬燧見延英帝嘉其勳下
 詔曰昔我烈祖元御極則有不二心之臣王業既成
 乃圖厥容于凌煙閣永垂來裔君臣之義厚莫重焉已
 已九月感我西宮見老臣遺像顯然和敬在色想雲龍
 之協期今取類非遠難上下情隔聖賢相維陸宣
 觀往思意乘上類情隔唐書崔植初拜中書侍郎穆
 宗問貞觀開元中治道最盛何致而然植曰太宗資上
 聖興民間知百姓疾苦故勵精思治又維治致升平固
 其宜魏徵王珪為之佐君明臣忠聖賢相維治致升平固
 也冠帶對臣裘帽視事制至苑門儀見帝岸幘
 言曰陛下創業垂統宜以禮示天下冠帶而後名入儀
 上斂容謝之自是對近臣未嘗不冠帶又曰王全斌
 伐蜀屬汴京大雪太祖設壇禱于講武殿衣紫貂裘帽

以視事忽謂左右曰我被服如此體尚覺寒念西征
 將士重曾霜雪何以堪處即解裘帽遺中使賜全斌
 論語一部軍戒三篇又曰王顯為樞密使太宗天下以
 半部佐陛下致太平又曰王顯為樞密使太宗天下以
 免干面牆天章名對中使遺詩上見前綱鑑亦可
 因取賜之將行賜宴瓊林苑兩遣中使遺詩祖道當節度使
 朝帝嘉其輔立英宗而不伐其功加兩鎮節度使
 以詩歌賢於夢卜綱鑑趙普罷為武勝軍節度使
 仁宗以文彥博富弼同平章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
 或得諸夢卜今朕用二相人情事語歐陽修曰古之命相
 御賜圖書官供酒饌明紀宣宗御文華殿賜輔臣
 淡範銀圖書義曰忠厚寬弘原吉曰含弘貞靖士奇曰
 清方貞靖榮曰方正剛直濬曰清和恭靖又曰宣宗
 名塞義夏原吉楊士奇楊榮等十有八人游豫之樂萬歲山曰
 天下無事雖不可流于安逸然古人游豫之樂萬歲山曰
 人部

也復命乘馬游小山中官出
 酒饌皆珍奇及歸天中官出
 明紀宣宗赦賜少師塞義少傅楊士奇楊榮等御製
 隱歌及喜雨詩又曰上賜塞義楊士奇楊榮等御製
 幽風西域進獅撫臣獻壘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域
 圖詩西域進獅撫臣獻壘尚書倪岳言獅者外域
 之獸真偽不可知使真非中國宜畜非真無為外域
 笑詔還之又曰陝西巡撫熊紳得玉璽來獻禮部尚
 書傅瀚言以史傳考之形制篆刻皆不類其為贗作
 疑即使非贗人主受命在德不在壘上乃屬庫藏之
 君臣相信按劍摘戟戰國策人諸樂毅于燕王
 馳驅馳良馬肉也趙雲別傳先主敗人言雲已
 北去先主以戟摘之曰子龍不棄我先主之言雲至
 任霍光益重魯肅光各因其時以成周公之雲至
 志張昭非魯展盡底蘊待以虛心唐書魏徵河北
 肅權益重之內訪天下事微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
 或引至臥內訪天下事微亦自以不世遇展盡底蘊無
 所隱又曰温大有與兄大雅同掌機近不自安請徙

他職上曰我虛心
 待卿何所自疑
 用人非難盡其才之為難太宗之責任也謀斯從言斯
 聽才不奮奮然不疑故人臣未始遺力又曰趙涓治
 是豈不為泰時御史乎對曰然詔拜尚書左丞既至勞之
 乃曰正直朕所自知陰習介書封還內降介嘗奏
 記于罪聞不使女奴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黜已欲因以傾
 弼等乃使女奴以行伊周之事夏竦怨介黜已欲因以傾
 不格不行積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語每有內降率寢
 知杜行封還詔旨至十數輒納帝前語每有內降率寢
 行告之而止者多于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辭金見
 義賜鏡况清綱鑑建成元吉欲誘尉遲敬德為己用
 王泰王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不能移也告秦
 書高季輔為吏部侍郎太宗賜以金背鏡况其清鑑
 持表示臣賜箸表直重者帝持表示無忌曰我與
 臣無遺力朕所自知唐書韋挺

禹曰臣有四男一女愛甚于男遠嫁張掖太守蕭咸不
 勝父子私情願與相近即徙咸為弘農太守類苑桓
 榮為帝師病帝親問入門舒王往視太子親臨書
 下車執經趨拜修弟子禮舒王持詔往視謨冠遠
 尚父郭子儀病篤帝臨軒遣舒王謨持詔往視謨
 遊冠御絳袍乘象輅馬飛龍十三百門府官皆袴褶
 以從子儀拜手叩頭謝恩宣詔已乃易服跨同還
 又曰杜如晦病詔皇太子就問帝親至其家撫之
 詔允視疾幸第增憂唐書高季輔感疾歸第有詔以
 御視疾遣中使日候增損又曰李靖病甚帝幸其第
 流涕曰公乃朕生平故人于國有勞今疾若此為公憂
 之臨問調藥省視封王宋史王旦疾篤帝臨問親
 史徒單克寧屬疾章宗往視之即鑿苑垣以候問
 榻前拜太師封瀋王加賜甚厚疾甚帝命鑿苑垣以候
 加朝服而拊循唐書房元齡疾甚帝親問疾屢左右
 語終日乃還後復與太子至徵
 第徵加朝服拖帶拊之流涕

君臣四

君天 左傳子文孫箴尹克黃
 善而刑淫云君天也天可逃乎原養民如子左傳良
 養民如子 仰君如日 仰之如日奉其君 增君盤人水
 孫人水 應以理義 綱鑑嚴助為大中大夫後得朱
 安枚臯終軍並在左右助等與大 君臣魚水 先主與
 臣辨論中外相應以理義不悅之文 諸君勿復言 孤
 諸葛亮情好日密關張不悅先主解之曰 李勣純
 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 李勣純
 臣唐書武德二年李密歸朝願諸君勿復言 李勣純
 也 君臣同德 德則海內安朕資雖不敏幸諸公數相
 諫正庶致 主明臣直 綱鑑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
 天于平 主明臣直 綱鑑唐太宗嘗罷朝怒曰會須
 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敢不賀上乃悅 剪

鬢和藥通鑑李世勣得暴疾方云鬚反可療太宗剪鬚
 也燒黎聯句以賓苑肅宗名處士李泌于衡山旣到待
 二黎以賜泌諸王請聯句信王曰夜枕九仙骨朝披一
 品衣上曰天生此間氣助我化無為後肅宗恢復兩京
 泌之策延英忘倦英殿日盱暑甚汗透御服宰相恐
 為多體倦求退上留之曰朕入宮中所未處獨宮人引衣
 近侍故樂與卿等共談為理之要殊不知倦也
 容直又曰帝怒起準為樞密直學士準嘗奏事殿中語
 朕得寇準猶文改容聽講又曰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乃
 皇之得魏徵也改容聽講又曰仁宗初即位宜近師儒乃
 請御崇政殿閣名侍講學士孫奭等講讀帝在經筵
 或左右觀矚容體不端奭即拱立不講帝竦然改聽

君臣五

增歌帝舜倡百工歌曰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

旦復旦兮 八伯和歌曰明明上天爛然星陳日月光
 華弘于一人 舜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皐陶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

增詩唐明皇春日宴兩相及禮官于麗正殿詩曰乾道
 運無窮恒將人代工陰陽調曆象禮樂報元穹介冑清
 荒外衣冠佐域中言談延國輔詞賦引文雄野霽伊川
 綠郊明鞏樹紅冕旒多暇景詩酒會春風 又賜張說
 宋璟源乾曜同日上官宴都堂詩曰赤帝收三傑黃軒
 舉二臣由來丞相重分掌國之均我有握中璧雙飛席
 上珍子房推道要仲子訝風神復輟台衡老將為調護

人部

君臣

君臣

人鷓鷯同拜日車騎擁行塵樂聚南宮宴觴連北斗醇
俾予成百揆垂拱問彝倫 宋太宗作釣魚詩賜呂端
曰欲餌金鈎深未致磻溪須問釣魚人

禮賦宋太宗賜蘇易簡大言賦曰少年盛世今為詞臣
往古來今有幾人首書文章今居翰林儒名善守今合
緣黃 蘇易簡擬宋玉作大言賦獻太宗曰皇帝書白
龍牋作大言賦賜玉堂臣蘇易簡御筆煌煌雄詞洋洋
瓌瑋博達不可備評易簡曰聖人興今告成功登崑崙
兮展升中芳席地兮饗祖宗天籟起兮調笙鏞日烏月
兔耀文明也參旗井鉞嚴武衛也執北斗兮尊元酒也

四華今為石礮也飛雲湧霞燔膳燎也剝鯨腊鵬代

鷓鷯也迅雷三發山神呼也流電三激燿火舉也四時
一同兮萬八千年泰山融兮溟海乾圓蓋偃兮方輿穿

增詔漢光武報馮異詔曰將軍之于國家義為君臣恩
猶父子何嫌何疑而有懼意 唐太宗賜魏王泰詔曰
虞世南于我猶一體拾遺補闕無日忘之蓋當代名臣
人倫準的今其云亡石渠東觀中無人矣

增贊唐房杜贊曰方君臣明良志叶義從相資以成固
千載之遇蕭曹之勛不足進焉 又尉遲恭贊曰敬德
之來太宗以赤心付之桑蔭不徙而大功立君臣相遇

古人謂之千載顧不諒哉 又段平仲贊曰君有常尊
臣有定卑自然之勢也然臣不自通于上君不降而逮
諸下則治不得成而功不彰反是而天下之所務繁焉
幾矣段平仲一忤上倉惶失對而猶以取名故聖主屈
己從諫君臣兩得其美知道之本歟

頌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曰世必有聖智之君而後
有賢明之臣虎嘯而谷風冽龍興而致雲氣蟋蟀俟秋
吟蜉蝣出以陰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詩曰思皇多
士生此王國故時平主聖俊乂將自至若堯舜禹湯之
君獲稷契臯陶伊尹呂望之臣明明在朝穆穆布列聚

精會神相得益彰雖伯牙操籟鐘逢門子鸞鳥號猶未
足以喻其意也故聖主必待賢臣而弘功業俊士亦俟
明主以顯其德上下俱欲懽然交欣千載一會論說無
疑翼乎如鴻毛遇順風沛乎若巨魚縱大壑其得意如
此則胡禁不止曷令不行化溢四表橫被無窮遐邇貢
獻萬祥必臻是以聖主不偏窺望而視已明不殫傾耳
而聽已聰恩從祥風翱德與和氣遊太平之責塞優游
之望得遵游自然之勢恬淡無為之場休徵自至壽考
無疆雍容垂拱永永萬年何必偃仰屈伸若彭祖煦噓
呼吸如喬松渺然絕俗離世哉

舊君一

禮記曰穆公問曰為舊君反服禮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無為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有 又曰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注違謂本是大夫臣今去任諸侯此是自卑適尊若猶服卑君則為新君之取也故亦不反服舊君也

舊君二

曾呂氏春秋曰豫讓欲報襄子其友謂之曰以子之材而索事襄子子得近之而行所欲此甚易而功必成豫讓笑而應之曰是為先知報後知也為故君賊新君矣

大亂君臣之義也凡吾所為此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

舊君三

原心存南郢 志在北燕晉孫惠諫齊王曰屈原放逐心存南郢

毅謝謀燕 臻獨稱漢樂毅謝燕趙趙志在北燕

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心者矣與山陽共之為人臣者罔念于此可謂有百心者矣

故君發喪 人臣終節唐書呂子臧隋大業末為南

南獨子臧堅守帝使其壻薛君情齋詔備言隋所以亡

論之子臧為故君發喪訖即送款又曰姚崇張柬之

等誅二張后遷上陽宮崇率百官起居王公相慶崇獨

泣人臣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唐書帝遣使持李密

終節也 營葬黎陽 縱歸北塞唐書帝遣使持李密

舊君

表請收葬歸其尸乃發喪三軍縞素以君禮葬黎陽
語林蔡子英元進士太祖命館儀曹一夜大哭不止問
故子英曰思舊主耳語聞上曰我豈難
一蔡子英哉縱出塞追及元主于和林

舊君四

原越聲秦聲史記陳軫至秦惠王曰去之楚思寡人乎

逐之楚能無秦聲乎詳疾

社稷臣一

禮記曰為人臣下者有諫而無訕有亡而無疾頌而
無諂諫而無驕怠則張而相之廢則埽而更之謂之社
稷之役

社稷臣二

增綱鑑上問汲黯何如人嚴助曰使任職居官無以踰
人至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育不能奪上曰古有社稷
臣黯其近之遼史曰耶律屋質立永康帝謂屋質曰
汝與朕屬尤近何反助太后對曰臣以社稷至重不可
輕附故如是耳上喜其忠又曰帝出獵乙辛請留皇
孫蕭兀納奏曰竊聞車駕出游將留皇孫苟保護非人
恐有他變果留臣請侍左右帝悟命皇孫從行帝嘉其
忠封蘭陵郡王人謂近于古社稷臣

社稷臣三

柳莊周勃檀弓衛侯哭柳莊曰非寡人之臣是社

稷之臣也

綱鑑漢文目送絳侯周勃

社稷臣

曰社稷也表益曰勃乃功臣非社稷臣主存與存主
 亡與亡乃社稷臣方諸呂用事絳侯為太尉本兵柄弗
 能正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執干戈為柱石左師戰于
 郊公為無功也童江錡漢呂邑王淫亂霍光憂憊問所
 社稷可無也年曰將軍為柱石昔伊尹也卿輔漢
 以安宗廟後世稱忠將軍若行亦漢之伊尹也
 增心如金石詩比風草漢書光武謂王常曰卿輔漢
 漢忠將軍之臣也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忠臣
 有謹言公能戡亂唐書陳叔達為禮部尚書始太子
 至是謂曰武德內難卿有謹言故以此報叔達謝曰豈
 獨為陛下乃社稷計耳
 非公誰扞難以身有功於國難社稷之功社稷之靈
 裴炎詔送獄鳳閣侍郎胡元範曰社稷之功社稷之靈
 稷臣有功於國悉心奉上天下所知社稷之功社稷之靈

首鼠之孽 林蘊上李相公書煙塵不飛蓋宗社之靈也
 乃置散地非所宜帝亦 樞密題名 司徒罷相 錢惟
 悟遂密題名獨削去寇準姓名云逆準不書御史中
 承蔡齊言于帝曰寇準忠義聞天下社稷之臣也豈可
 為奸黨所誣哉帝遽令磨去之宋史韓琦識量英偉
 臨事喜愠不見于色居相位再決大策以安社稷時朝
 廷多故琦處危疑之際知無不 一紀居家 兩宮虛
 為至是以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一紀居家 兩宮虛
 已通鑑富弼早有公輔之望遠使每至必問其出處安
 否忠義之性老而彌篤家居一紀斯須未嘗忘朝廷
 身狗社稷躬親庶政不吝晝夜賓客見其體羸舉諸葛
 孔明食少事煩以為戒光 正太孫位 議尚書省
 曰死生寧請承立皇孫上允其請封皇孫為原王克寧
 猶以未正太孫之位屢請世宗歎曰克寧社稷之臣也
 社稷盡忠謀南奔承暉怒即起還第謁家廟作遺表仰

死藥 策定北迎 疏爭南幸 元史安西王謀繼大統成

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太子遠在萬里宗廟社稷

危疑之秋殿下當奉太母急還宮庭以折奸謀仁宗曰

先生之言宗廟社稷之福也于是收首謀反同惡者奉

璽北迎武宗天下大定以孟參知政事明經英宗北

狩郕王即位徐理請幸南京兵部侍郎于謙上疏抗言

一動則天下根本宗廟社稷陵寢百官萬姓帑藏咸在若

固守之策社稷再奠謙之力也

社稷臣四 壯夫之節 劉蕡書忠臣之

原處不避汚 社稷之功 罷李晟兵帝曰晟有社稷功

無悔焉 父母一 增 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 書曰相小人厥

父母勤勞稼穡厥子乃不知稼穡之艱難乃逸乃諺既

誕否則侮厥父母曰昔之人無聞知 詩曰明發不寐

有懷二人 又曰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

劬勞 又曰無父何怙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又曰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我畜我長我育我顧我

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又曰陟彼北山

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禮記曰為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

中門食饗不為饗祭祀不為尸聽于無聲視于無形不

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孝子不服闔不登危懼辱

父母

親也父母存不許友以死不有私財為人子者冠衣不
純素 又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
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
詈疾止復故 又曰父母雖沒將為善思貽父母令名
必果將為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 又曰父沒而
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飲焉口
澤之氣存焉爾 又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
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
涖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
五者不遂哉及于親敢不敬乎 又曰父母全而生之

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
故君子頃步而弗敢忘孝也壹舉足而不敢忘父母壹
出言而不敢忘父母 又曰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
慈 又曰士庶人有善本諸父母 孝經曰親生之膝
下以養父母 荀子曰父能生之不能養之母能養之
不能教誨之 事文類聚曰唐人與親別而復歸謂之
拜家慶

父母二

晉淮南子曰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
親也若事嚴主烈君 賈誼策曰秦人借父耰鉏慮有

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誚語 風俗通曰魏郡龐儉因亂
 失父時儉三四歲母襁抱轉客廬中鑿井得錢數萬遂
 致富因買一蒼頭主家幹一日堂上作樂老蒼頭在廚
 中竊言曰堂上老母我婦也問其故奴曰我婦姓艾字
 阿宏足下有黑子腋下有痣母曰我翁也遂為夫婦時
 人為之語曰廬里龐公鑿井得銅買奴得翁 語林曰
 明太祖行後苑見巢鵲哺雛曰禽獸且爾况人乎令羣
 臣親老者歸養

父母三

儒仲慙兒

省華命子

後漢書太原王霸字儒仲少立高節妻亦有志行其友令

馬子伯為楚相其子為郡功曹子伯令子奉書于霸車
 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容去霸久臥不起妻問故霸
 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而我兒蓬髮歷齒未修禮節
 不顯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初志而慙
 兒乎霸起而笑曰有是哉即共隱遯終身 灑水燕
 談宋陳省華蜀人馮氏子堯叟佐堯咨皆進士及第省
 館少與燕國夫人馮氏俱康寧堯叟知樞密院次子直史
 學大夫侍立常也士 王陽畏坂 仁傑望雲 漢書王尊
 史先是王陽為益州至邛郫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
 奈何數乘此險以疾去尊至此坂問吏曰此非王陽所
 畏道邪吏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世以王陽為孝子王
 尊為忠臣 唐書狄仁傑授并州司法參軍親在河陽
 仁傑登太行及願見白雲孤飛謂左右 捨養入京
 曰吾親舍其下願望久之雲移乃去
 辭學歸省 韓文歐陽詹閩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養
 以味京師其心將必有得而歸為父母榮也

雖其父母之心亦皆然詹在家則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若詹者所謂以志養者歟唐書陽城為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歸省親者乎明日謁城歸養者二十輩有三

父母四

狀唐宰相二親存者惟郭元振一人又歸田錄宋宰相最少者惟王溥罷相時父母皆在久以為榮言行錄包拯始及第以二親老侍養不仕且十年以稱其孝

增朝夕事親 本傳范文正公次子純仁以父母在不赴官父遣之對曰若赴官雖近亦不能朝夕

父母五

增詩 晉東哲補南陔詩曰循彼南陔言采其蘭眷戀庭

聞心不遑安彼居之子罔或游盤馨爾夕膳絜爾晨餐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彼居之子色思其柔眷戀庭聞心不遑留馨爾夕膳絜爾晨羞有獺有獺在河之涘凌波赴汨噬魴捕鯉嗷嗷林鳥受哺于子養隆敬薄惟禽之似晶增爾虔以介丕祉 又補白華詩曰白華朱萼被于幽薄粲粲門子如磨如錯終晨三省匪惰其恪白華絳趺在林之隈蒨蒨士子涅而不渝竭誠盡敬亶亶忘劬白華元足在丘之曲堂堂處子無營無欲鮮侔晨葩莫之點辱

增賦 明王逢年思歸賦曰祿有可慕祿有可去何則移

人部

游鑑類子卷二百四十二

父母

孝為忠曾無內顧則祿可慕而可據上有慈顏以喜以懼故祿可去而不可寓噫吾父八十母髮亦素尚爾為吏夔焉遐路嗷嗷晨烏其子反哺我豈不如鬱其誰訴惟秋之氣至慘慄而感人日興愁思側睇江濱憶為童子當其凜辰百果始就迭進其珍時則有紫菱長腰紅芡圓實牛心綠蒂之柿獨苞黃膚之栗青羊連區烏柀五出青乳之梨頰壺之橘蜂蟬淹鱸檣瀆漬蜜羞則鵝鵠野鴈澤鳧鳴鶉清江之膏蟹寒冰之鮮鱗冒以紫薑藉以芟首觴浮萸菊俎薦青韭坐溪山之松篁埽門前之桐柳僕侍不譁圖書在右或靜默以終日或歡言以

對友信吾親之所樂安間里其滋久切切余懷欲辭印綬固非效淵明之所息心恥折腰于五斗蓋自成人以及今未嘗一日侍旁而稱壽豈得不決去於此時將恐貽患於厥後

父子一

增釋名曰父甫也始生已者 又曰子孳也相生蕃孳也 白虎通曰子孳也孳孳無已也 增韻曰父矩也以矩度教子也死曰考成也言有成業也 南史曰荆土方言謂父曰爹他上聲 集韻曰吳人呼父曰爸婆上聲 會要曰回紇呼父曰阿多 廣韻曰北方人呼父曰

爹丁邪切天中記曰閩人呼父曰郎罷謂子困音決

疑要錄曰父南面故曰昭明也子北面故曰穆順也晉

以文帝名昭故讀曰韶後人因而不改易曰裕父之

蠱往見吝象曰裕父之蠱往未得也又曰幹父之蠱

用譽象曰幹父用譽承以德也又曰乾天也故稱乎

父又曰乾為父又曰有夫婦而後有父子尚書

曰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厥父菑厥

子乃弗肯播矧肯穫又曰若稽田既勤敷菑惟其陳

修為厥疆畷若作室家既勤垣墉惟其塗墍茨若作梓

材既勤樸斲惟其塗丹雘詩曰無父何怙又曰父

兮生我 又曰靡瞻匪父 又曰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禮曰父名無諾 又曰父子不同席 又曰父前子

名 又曰父不祭子待食之禮 又曰世子齒于學國人觀

之曰將君我而與我齒讓何也曰有父在則禮然然而

眾知父子之道矣 又曰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

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 孝經曰母取其愛而君取其

敬兼之者父也 春秋傳曰父不可棄名不可廢 杜

欽傳曰子者父之陰也 史記曰家有長子曰家督

越絕書曰慧種生聖癡種生狂

父子二

人部

父子

曾尚書曰殷王元子惟稽古崇德象賢統承先王家語曰曾皙令曾子耘瓜誤傷其根曾皙怒擊其首曾子仆地有頃乃蘇孔子聞之謂弟子曰參來勿內也昔瞽瞍有子曰舜使之未嘗不往欲殺之未嘗可得小杖則受大杖則逃不陷父子不義也左傳曰季氏以公鉏為馬正愠而不出閔子馬見之曰禍福無門惟人自召為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敬共父命何常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奸回不軌禍被下民可也天運曰輪扁曰臣也斲輪得之于手應之于心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于臣世說曰潁川太守

髡陳仲弓客有問元方府君何如元方曰高明之君也足下家君何如曰忠臣孝子也客曰何有高明之君而刑忠臣孝子者乎陳元方曰昔高宗放孝子孝己尹吉甫放孝子伯奇董仲舒放孝子苻起惟此三君高明之君惟此三子忠臣孝子客慙而退又曰鍾毓兄弟值父晝寢偷服藥酒父覺託假寐以觀之毓拜而後飲會飲而不拜既而問毓何以拜曰酒以成禮不敢不拜又問會何以不拜曰偷本非禮所以不拜孔帖曰魏司馬朗父防整肅自守諸子雖冠成人不命進不敢進不命坐不敢坐不指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嚴肅如此

晉書曰王述蒙顯授王羲之恥為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為越州行人失辭大為時貴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諸子曰吾不忤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南史曰羊侃在臺城其長子鷺先為侯景所獲執來城下示侃侃謂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復惜此一子幸早殺之數日復持來侃謂鷺曰久以汝為死猶在邪吾以身許國誓死行陣終不以爾生進退心因引弓射之賊以其忠義亦弗之害也又曰謝莊生五子颺肱顥崧淪人謂莊名子以風月景山水北史曰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陽尼與房千秋

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隋書曰蘇夔字伯尼威子也少聰敏楊素甚奇之每戲威曰楊素無兒蘇夔無父唐書曰姚崇二子在洛通賓客饋遺請託魏知古歸悉以聞他日帝名崇曰卿子才乎皆安在崇揣知帝意曰臣二子分司東都為人多欲而寡識是必以事干魏知古帝始以崇私其子微言動之及聞乃大喜聞安從得之對曰知古臣所薦也臣子必謂見德而請之帝于是愛崇而薄知古欲斥之崇曰臣子無狀撓陛下法而逐知古外必謂陛下私臣唐書曰孫逖遷中書舍人父嘉之八十為令逖求

降外官增父秩帝嘉納拜嘉之宋州司馬聽致仕

父子三

身貳 左傳父一而已 禮 六順 三君 傳

構 箕裘 學為襄良弓之子必學為箕 坊民 責

善 禮以此 坊民 猶薄于孝而厚 禮 坊民 責

紀 騰字子 孟景 皇時 騰父 善 坊民 責

朝 會詔 以御 屏風 隔其 坐 坊民 責

各 產男 詔 以御 屏風 隔其 坐 坊民 責

禽 名峻 子為 辟疆 以比 漢張 良子 坊民 責

橋 梓 檣 黎 二書 大傳 伯禽 與康 叔見 周中 張辟 疆也 坊民 責

而 仰梓 木卑 而俯 還告 商子 商子 曰橋 者父 道梓 者子

道也 南史 張敷 小名 櫛父 邵小 名黎 宋文 帝戲之 曰

手 何如 黎敷 曰黎 是百 果之 宗櫛 何敢 比所 居名 孝張

吾 知三 焉武 子怒 曰大 夫非 不能 也讓 父兄 也汝 童子

折 承其 筭資 暇錄 貞元 初穆 寧為 和州 刺史 其子 御史

杖 承其 筭資 暇錄 貞元 初穆 寧為 和州 刺史 其子 御史

免 答此 諸事 將至 直質 及員 賞寧 命諸 子直 刺史 稍不 如意 則

瘠 相滋 其宜 乎即 以白 裹修 和之 而進 寧果 再飽 飯而 未嘗

曰 誰直 可與 杖俱 來于 是罰 如常 數將 拜杖 遠命 前曰

進 此味 邪奚 作父 有子 武帝 嘗伏 滔字 元度 少知 命前 曰

下 故未 易得 為之 謂曰 百人 高會 天子 先問 西堂 滔在 坐不

此 故未 易得 為之 謂曰 百人 高會 天子 先問 西堂 滔在 坐不

中 宗嘗 召宰相 蘇瓌 李嶠 如進 見二 子皆 童年 上近 撫

于 緒前 賜與 甚厚 語二 子曰 爾自 謙則 所通 書可 奏者

為 吾言 之應 曰木 從繩 則直 曰蘇 瓌有 子李 嶠無 兒

斯 朝涉 之照 刺賢 人之 心曰 蘇瓌 有子 李嶠 無兒

人 朝涉 之照 刺賢 人之 心曰 蘇瓌 有子 李嶠 無兒

人 朝涉 之照 刺賢 人之 心曰 蘇瓌 有子 李嶠 無兒

人 朝涉 之照 刺賢 人之 心曰 蘇瓌 有子 李嶠 無兒

人 朝涉 之照 刺賢 人之 心曰 蘇瓌 有子 李嶠 無兒

人 朝涉 之照 刺賢 人之 心曰 蘇瓌 有子 李嶠 無兒

五桂 三槐 宋史實高鈞教五子俱貴馮道贈詩云靈

孫必其陰德嘗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子 五男 八子 淵

明詩空有為五男兒總不好紙筆相 宋史韓億八子曰

侍師 龍 犬子 鳳毛 仲謀 劉景升 兒 豚 犬 耳 孫

荀氏 謝鳳子 趙宗 有文 詞 仲謀 劉景升 兒 豚 犬 耳 孫

南史 謝鳳子 趙宗 有文 詞 仲謀 劉景升 兒 豚 犬 耳 孫

帝大 謝鳳子 趙宗 有文 詞 仲謀 劉景升 兒 豚 犬 耳 孫

每誦 詩至 夢我 輒掩 卷流 涕門 人為 甚 廢 蓼 莪 瓜 葛

王長 欲舉 行便 和令 豫按 指不 聽承 相愛 恣甚 篤每 共 圍 碁

瓜 承相 欲舉 行便 和令 豫按 指不 聽承 相愛 恣甚 篤每 共 圍 碁

佳兒 憑時 年數 歲 敝 手 曰 阿翁 豈宜 以子 戲父 曰 唐書

鄭餘 慶子 涵為 右補 闕 敢言 無諱 憲宗 謂餘 戲父 曰 唐書

子朕 直 截蒲 賜鱸 温舒 牧羊 因取 澤中 蒲截 為牒

編之 寓書 土氏 彙苑 胡質 仕魏 為荆 州刺史 子威 自

京師 省父 自驅 驢不止 傳舍 留十 數日 告歸 父賜 鎌一

威為 徐州 刺史 武帝 問之 卿清 孰如 父對 曰吾 俸祿 之餘 及

人知 臣清 刺史 武帝 問之 卿清 孰如 父對 曰吾 俸祿 之餘 及

執不 屈密 與父 書曰 父守 燧煌 忠義 名聞 勿以 就軍 所

改志 節就 若死 惟願 大人 念子 也恭 得書 奮兵 救之 就

亦得 免歸 田錄 王溥 拜相 年三 十六 其父 祚曰 祚累 遷防

禦使 每見 客溥 常朝 服侍 立容 不安 求去 祚曰 祚累 遷防

邪起 避 皆異 宮 不同 位 敬也 命士 以上 父子 皆異 宮崇

也 原 衰盾 之日 荀陳 之星 左傳 趙衰 冬日 以厚 宮敬

太丘 請荀 季和 使元 方將 車季 方持 杖長 文尚 小坐 著

小坐 膝前 太史 陟岵 瞻望 臨書 哽咽 詩陟 彼兮 兮

於時 秦德 星聚 陟岵 瞻望 臨書 哽咽 詩陟 彼兮 兮

吳志 顧愷 字子 通每 得父 書常 婦麗 几筵 舒書 於上 拜

人部 讀之 每句 應諾 畢復 再拜 若父 有疾 耗之 問即 臨書

父部 讀之 每句 應諾 畢復 再拜 若父 有疾 耗之 問即 臨書

父部 讀之 每句 應諾 畢復 再拜 若父 有疾 耗之 問即 臨書

垂泣 父為子隱 子由父疎 直在其中 穀梁仲

由父 有子有父 止孝止慈 有父羊傳 父有子 謂廢輒之

義禮 禮為不以 命辭王父命衛侯也 增陸生車馬

張翁鼓角 漢書陸賈使南越趙佗賜陸生裝橐中直千

子各二百 金為生 產常乘安車 馬與汝約過汝

侍者十餘 人有寶劍 直百金 謂其子曰 家得寶劍及車

給吾人馬 酒食極歡 十日而更 所死之人 以平江陵功轉

馬從者 宋書張興世 字文德 竟陵人 欲往襄陽 又愛

右將軍 父仲字 由興世 田舍翁 樂聞鼓角 汝可送一部

戀鄉里 父謂興世 曰 雖田舍翁 樂聞鼓角 汝可送一部

與吾行 田鼓角 非田舍翁 所吹乃止 伏庭穿壁 繼

曰此天子 鼓角 非田舍翁 所吹乃止 伏庭穿壁 繼

犬放鷹 後漢書 盧江蔡宗 號嚴正 其子伏庭 見面子

穿壁使其 子窺之 乃識儀貌 梁書張充 吳人 父緒 特

進有重名 充少不拘 細行肆意 田獵時 緒請假還 吳始

入西郭 值充正 獵左手 臂鷹右手 牽犬 遙望見父 乃脫

對曰充聞 三犬而 拜緒曰 一身兩役 無亦勞乎 充跪

發假收嚴 恂愉悅 擇唐書 楊惟直 名四子 曰發假

義收以秋 為義嚴 以冬為 義收 大拜發 至丞郎 北史

後魏高祖 名子曰 恂愉悅 擇唐書 楊惟直 名四子 曰發假

謂光曰 我兒名 子勞皆 有心 人勞力 上大悅 雞羣野鶴

力吞曰 所謂 君子勞 皆有心 人勞力 上大悅 雞羣野鶴

老兔於菟 世說 嵇紹 始入洛 或謂王戎 曰昨于 柳人

君未見其 父耳 合璧 紹昂然 如野鶴 之在雞 羣 戎曰

君生子 名虎兒 披有詩 曰舊聞 老蚌生 明珠 未嘗 老兔

生於 入門呼賓 炊飯延客 合璧 紹昂然 如野鶴 之在雞 羣 戎曰

知既至 每出入 嘗于 戲門外 下馬呼 幕賓 為丈 皆許 納

拜未嘗 笑語 款密 商笑 小說 有客 語太丘 談成 靡客

去太丘 責之二 子飯 延客 二子 委甌 竊聽 飯落 釜成 靡客

人部 去太丘 責之二 子飯 延客 二子 委甌 竊聽 飯落 釜成 靡客

人部 去太丘 責之二 子飯 延客 二子 委甌 竊聽 飯落 釜成 靡客

號郎君谷

避嵩華山

唐書王起子龜性高

自可何 必飯也 山朔望 一歸省州人 號為郎君谷 嵩華每內宴間 釣天 叟以父名 岳終身不聽 絲竹不遊 嵩華 循牀求父 世說 鄰 之樂則涕 泣移時曰 散財施親 循牀求父 世說 鄰 若非君命 則不至是 散財施親 循牀求父 世說 鄰 散與親 數千 萬嘗開 庫任其子 超所取 超好 施一日中 昏匍匐 牀下 求其父 甚哀 及 能交父友 求顯親名 壯以父諱 石遇石 避而 不踐 友類 真卿 蕭穎 士輩嘗 與 唐書 郝思美 好學 善記 覽而 相謂曰 吾曹 異日 當交 二鄰 討論 經傳 應對 如流 既而 不得 在國 史而 逢與 元積 善 之問 書又 曰甄 逢嘗 以父 不謂 曰在 國史 而逢 與元 積善 積移 書于 史館 修撰 韓愈 愈答 曰逢 能行 身達 于方 州 其父 第四 品赫 然驚 人逢 與其 父俱 當得 書矣 由是 父 子顯 對語 幕中 賜食 廡下 明詔 林常 熟黃 錢因 父 名 市御史 按部 至問 曰此 有黃 給事 何在 人皆 不知 一老 人引 御史 舟至 陂路 積元 渾御 史徒 步抵 其舍 餞 從幕

中對語 移日 家人 欲具 雞黍 曰豈 有居 喪而 殺雞 禮客 者以 菜粥 對食 而別 又曰 張倫 官太 原知 府歸 省郡 守過 候父 留飲 倫持 榼上 饌 躬待 命如 童子 饌既 具 即退 廡下 郡守 固請 倫退 走不 敢當 父謝 曰幸 君侯 過敝 廡老 夫主 之吾 兒特 將酒 析薪 不克 負荷 饋 耳郡 守惶 恐欲 起乃 賜食 廡下 禮父 母在 饋獻 不及 車 馬示 人 不敢 專

父子四

原主器 易主器者 尊而不親 禮記 父之 親子 也親 賢 親奉 祀左 傳里 克曰 太子 奉冢 祀以 象天 明父 子為

兄弟 以不 奸謂 禮奸 傳子 父不 禮天 性孝 經父 子之

象天 明以 不奸 謂禮 奸傳 子父 不禮 天性 孝經 父子 之

天屬 莊子 假人 之與 林回 棄千 金之 璧負 赤子 而趨

人部 其子 假人 之與 林回 棄千 金之 璧負 赤子 而趨

矣棄千金負赤子故彼以利合此人所難言
 以天屬之親窮迫禍患相收也漢書霍去病至河東傳舍
 田千秋曰所難言大人遺體入迎父仲孺仲孺趨拜將
 軍迎跪曰不早休沐謁親為內史建每五日洗沐歸
 知為大人遺體休沐謁親為內史建每五日洗沐歸
 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增有不凡子薛勤之明郡為
 功曹陳蕃年十五為父齋書詣勤勤顧而察之不從御
 焉蕃父出逐勤勤曰足下有不凡子薛勤之明郡為
 也言議老牛舐犢後漢書楊彪為太尉子修為曹操
 盡無日碑先見之明猶懷老蚌生珠又曰韋康元將
 媿牛舐犢之愛操為動容老蚌生珠又曰韋康元將
 與其父書曰前日元將來瑞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
 器也昨日仲將來文敏篤誠保家之主不意雙珠近出
 老蚌嚴若朝典雖閣室之內嚴若朝典
 王戎字濬沖父渾院籍謂曰濬沖清
 賞非卿倫也與卿言不如與阿戎談尊公帝謂郗超

曰致意 不書官紙 南史阮孝緒十餘歲隨父為湘川
 得父膏腴 齊書世祖嘗問王儉當今誰能可謂老
 蚌之曰齊書世祖見王廣之子曰臣國應堪大用謂廣
 譽兒癖 又唐書王福時子勉曰臣國應堪大用謂廣
 韓思彥思彥戲之曰武子馬癖勸亦有文福時嘗誇于
 卿有譽兒癖王戲之曰武子馬癖勸亦有文福時嘗誇于
 儒術善著撰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伯陽曰我高我
 祖我善著撰嘗謂其子伯陽曰我高我伯陽曰我高我
 不肖誠如父教子汝為我對正抵風氣日上子稱其子
 耳謏慙無言時人傳以為笑抵風氣日上子稱其子
 足散人懷

父子五

增詩唐韓愈送鄭涵校理詩曰相公倦台鼎分政新邑

人部

父子

洛才子富文華校讐天祿閣壽觴佳節過歸騎春衫薄
 鳥驛正交加楊花正紛泊交親誰不羨去去翔寥廓
 許渾憶子詩曰自爾出門去淚痕常滿衣家貧為客早
 路遠得書稀文字何人賞煙波幾日歸秋風正搖落秋
 鴈又南飛 宋彭汝礪贈張吉迎父詩曰河可以竭山
 可徙我翁不歸行不已三往三復翁歸止翁行尚壯今
 老矣兒昔未生今壯齒 又郭祥正詩曰父昔離家子
 未孕子得其父今壯年胡弗歸兮死敢請慰我慈母心
 懸懸三往三復又十載孝子執鞭方言還 蘇軾喜子
 迨能行詩曰我有長頭兒角頰時犀玉四歲不知行抱

負煩背腹師來為摩頂起走趨奔鹿 又贈弟轍詩曰
 舊聞老蚌生明珠未省老兔生於菟老兔自謂月中物
 不騎快馬騎蟾蜍蟾蜍爬沙不肯行坐令青衫垂白鬚
 於菟駿猛不類渠指揮黃熊駕黑羆丹砂紫麝不用塗
 眼前百步走妖狐妖狐莫誇智有餘不勞搖牙咀爾徒
 增書蘇軾答陳慥書曰在定州日作松醪賦今寫寄擇
 等庶開發後生妙思著鞭一躍當撞破煙樓吾子邁文
 頗有父風咄咄皆跨竈之興

知子一 味于知子 不慈並附

增重器 要人 三國志蜀諸葛亮與兄瑾書曰瞻今已八歲而聰慧可愛嫌其早成恐不為重

知子

器耳無所受南史顏延之臨沂人其子竣貴重凡所資供一
 吾平生不喜見原湛獨異淑不良晉書王湛有隱
 要人今見汝侯父相獨為焉吳志驕子張淑累遷司直封
 慕侯父相獨為焉南史齊武帝永明中王僧虔為特進光
 取打壞亦復不惜僧虔後爽當不減人然恐終危吾家僧綽當
 以名義見美僧虔必為長者位至公台後果如其言
 明皇雜錄曰蘇瓌有京兆尹相訪既去瓌令男頊咏尹
 字乃咏曰丑雖有足甲不成身見君無口如伊少人其
 敏捷如此明皇嘗問瓌弟書難其人舉曰臣不知其他
 臣男頊為文甚速可備使令各見授筆立就明皇撫瓌
 背曰知子怒不敬知不能曹嘗從祀高廟至少為諸
 莫若父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
 敬謹亡吾爵者必顯也至甘露中果削爵為關內侯

又曰薛言子惠為彭城令宣過之橋梁郵亭不
 修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
 曰午可不謂括善春秋傳祁奚請老晉侯問嗣焉
 曰午也可午奚子也通鑑趙括少學兵法父奢不能
 難然不謂之善曰兵死地而括易之敗趙軍者必括也
 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
 忘失問禹禹不能記光由是賢千秋以禹為不材
 傳王獻之七八歲時學書義之密從後昧于知子固
 掣其筆不得曰此兒後當復有大名也
 當面試不為父知魏志陳思王植太固當視其文曰
 下銅雀臺新成太祖將諸子登使各賦之植援筆立成
 太祖異之晉書山簡壽之子也簡數曰吾年幾三十
 而不知家遇以常兒不知博學南史謝惠連幼有
 公所知靈運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乃作常兒明
 之知族兄靈運謂方明曰阿連才悟如此乃作常兒明
 人部

式以所獲雉兔分送幕僚各致書援引故事

幕僚多不曉其義以呈丞相方知其子博學

文招權受賄然帖草温以拔萃高等補成陽尉

思喜曰兒無愧矣然疑假權令狐絢為子訟冤

慈食羹滅性綱鑑樂羊食子肉羹為子訟冤

無兒蜀志程畿子都在郡龐義使告畿曰爾子在郡

晉書鄧攸字伯道棄子活兄子後竟殺子埋兒

管仲病桓公問曰羣臣誰可相者易牙何對曰殺子

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堂肆考劉宋時郭世通家

後漢書橋元字公祖遷待中以疾罷就醫里舍元少子

不與司隸圍守恐殺其子未欲迫之入舍登樓求貨元

無狀豈以一子之命而縱國賊遂進攻元子亦死元乃

詣闕謝罪請下天下凡有劫質皆并殺之不得贖以財

實開長奸路網鑑漢金日磾子為帝弄兒上前驕逸

戲日磾遂殺之吉甫讒而逐驪姬謀而奔尹吉

霜操後妻之讒而逐伯奇伯奇自傷無罪乃援琴作履

公田姬實諸宮六日公至毒而獻之公祭之地地墳與

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曰賊由太子太子奔新城

知子二不慈附

原視其友史記趙禹謂將軍曰

恢為南海欲殺青寫經祐諫曰踰越五嶺俗多珍怪此

書若成載必兼兩昔馬援以憲茲興謗王陽以衣囊微

名不恢曰吳氏小兒自得晉書石苞臨終分財與諸子

世不後季子吾子琳琅又曰索靖每曰吾子琳琅之器非

自得汝才十倍又曰姚弋仲令子襄討石闕謂曰汝

也汝才十倍又曰姚弋仲令子襄討石闕謂曰汝

人部

知子

不慈父禎書母不能字又曰父不能字嚴子易而

食左傳宋人石碯殺子又曰石碯純臣也大義滅親

之易子而食王莽殺子通鑑逢萌見王莽殺子字曰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二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三

人部二訓子賢母父子繼業母子後母諫父母孕

訓子一

詩曰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螺贏負之教誨

爾子式穀似之又曰題彼脊令載飛載鳴我日斯邁

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禮曰父慈而教子

孝而忠又曰幼子常視無誑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

捧長者之手負劔辟咥詔之則掩口而對皆幼子之教

莊子曰父詔其子荀子曰君子之于子愛之而勿

面使之而勿貌導之以道而勿彊淮南子曰人有教

其子曰謹無為善曰不為善將為不善邪應之曰善且弗可為況不善乎此全其天器者也 顏氏家訓曰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尚為人師若能保書終不為小人 諺曰積財千萬無過讀書

訓子二

增左傳曰狐突曰子之能事父教之忠古之制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 山堂肆考曰外史鄭奕嘗以文選教其子其兄曰何不教之孝經論語 唐書曰穆寧居家嚴嘗擬家令訓諸子又戒曰君子之事親養志為大吾志直道苟枉道而三牲五鼎非吾養也先是韓休家訓

子姪甚嚴貞元間言家法者尚韓穆云 塵史曰丁彥輔云昔官洛陽有醫媪說富鄭公家治家嚴肅有二子舍使女僕輩不得互相往來

訓子三

原七業 四經 晉書劉殷字長威有子七人各受一經野王通詩次遠通易次尚書 **增**受地 危家 漢書馮奉世子立通春秋次參通尚書 **增**受地 危家 孫叔敖疾戒其子曰楚越之間有寢之丘者此其地不利而名甚惡荆人畏鬼而越人畏機可長有者其唯此也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畏機請寢之丘即位子為政而晁氏危未錯父從顧川來謂錯曰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未也錯曰不如此宗廟不安父曰劉氏安矣而晁氏危未也 訓子 不見君教兒答曰我常自教兒

京師公喜置酒名僚屬之親厚者仰諸子坐于席問坐中
 歸公喜置酒名僚屬之親厚者仰諸子坐于席問坐中
 忽對遂推案索杖大詆案尚不能記則細碎不舉事無
 能對遂推案索杖大詆案尚不能記則細碎不舉事無
 巨細皆常案心大辟奏案尚不能記則細碎不舉事無
 叨冒廩祿何煩報國必欲擢之不能記則細碎不舉事無
 衆實力解乃已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塵
 爲戒其子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塵
 色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如此云我世說平昔時念今
 尾刺史語弟云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塵
 州刺史語弟云勿以富貴陵人而諸子多事豪侈顯達曰塵
 吾處之不易負者士之本一經五子漢書韋賢字少長
 常焉得登校而相其本一經五子漢書韋賢字少長
 翁俱以明經位宰相其本一經五子漢書韋賢字少長
 有子止本傳隋同州刺史蔡王智積隨文節之弟也
 智積曰卿非我者其意然諸子能取禍也故分
 田持役賈石苞皆古之賢達也亦先有定分以絕後

爭名添丁欲善其國持役也保身全已豈不樂哉
 見後錄宋司馬光曰先公適見之阿曰小子何復來問脫
 其皮不得脫也先公適見之阿曰小子何復來問脫
 者不教自脫也先公適見之阿曰小子何復來問脫
 謾語不教自脫也先公適見之阿曰小子何復來問脫
 一丁字五代史唐劉贊父珙為縣令贊始就學衣以
 青布衫襦每食則自肉食別以蔬食贊牀下曰肉食君
 食非汝也欲之則勤學以干祿吾
 葛八務後漢鄧禹子上三人各使守一藝教養子孫為
 五懼皆後世法魏氏春秋諸葛亮作八務七識六怒
 章識勵諸子石碯義方孫盛軌憲左傳石碯曰臣
 義方勵諸子孫成作老還家性方
 嚴有軌孫班白庭訓逾峻
 師傳禮子既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傳
 人師傳禮子既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成童不就師傳

何可學也不訓諸子後漢書馬廖曰皎練絲在所漆也

康成之戒又曰鄭元戒子為恩曰吾年七十自非拜國

門乎家事大小汝一承之爾王丹撻子又曰王

無同生之相依其勗求君子之道王丹撻子又曰王

已人問之丹曰交友之道未易言也全者鮮矣而

滂告子惡不可為使汝為善我亦不為惡行路聞之莫

不流無絕文種本傳裴度訓其子曰凡吾輩但令

萬乘之相無斷書香山堂肆考宋黃庭堅云四民皆

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使讀書種子斷絕

訓子五

原詩晉陶淵明命子詩曰嗟子寡陋瞻望弗及顧慙華

鬢負影隻立三千之罪無後為急我誠念哉呱聞爾泣

又曰卜云嘉日占亦良時名汝曰儼字汝求思温恭

朝夕念茲在茲尚想孔伋庶其企而 又曰厲夜生子

遽而求火凡百有心奚特于我既見其生實欲其可人

亦有言斯情無假 又曰日居月諸漸免於孩福不虛

至禍不易來夙與夜寐願爾斯才爾之不才亦已焉哉

指又責子詩曰白髮被兩鬢肌膚不復實雖有五男

兒總不好紙筆阿舒已二八嬾惰故無匹阿宣行志學

而不愛文術雍端年十三不識六與七通子垂九齡但

覓梨與栗天運苟如此且進杯中物 杜甫示宗武詩

人部

淵鑑類函

訓子

曰覓句新知律攤書解滿牀試吟青玉案莫羨紫羅囊
暇日從時飲明年共我長應須飽經術已似愛文章十
五男兒志三千弟子行曾參與游夏達者得升堂 韓
愈訓子詩曰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
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
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問兩家各生子孩提巧
相如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
疎二十漸乖張清流映汗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
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為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
為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與金壁

雖重寶費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文章豈
不貴經訓乃蓄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夕已除人不通古
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况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
新涼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旦夕念為
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宋邵雍生男詩
曰我今行年四十五生男方始為人父鞠育教誨誠在
吾壽天賢愚繫于汝我若壽年七十歲眼前見汝二十
五我心欲汝成大賢未知天意肯從否

原書漢劉向誡子書曰汝未有厚德蒙恩甚厚將何以
振董生有云弔者在門賀者在閭言有憂則恐懼敬事

敬事則必有善功而福至也又曰賀者在門弔者在閭
言受福則驕奢驕奢則禍至故弔隨而來齊頃公之始
藉霸者之餘威輕侮諸侯虧跋蹇之容故被鞍之禍遯
服而亡所謂賀者在門弔者在閭也兵敗師破人皆弔
之恐懼自新百姓愛之諸侯皆歸其所奪邑所謂弔者
在門賀者在閭也後漢司馬徽誡子書曰聞汝充役
室如懸磬何以自辨論德則吾薄說居則吾貧勿以薄
而志不壯貧而行不高也蜀漢諸葛亮誡子曰夫君
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淡泊無以明志非寧靜
無以致遠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志無

以成學惰慢則不能勵精險燥則不能治性年與時馳
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魏王修誡
子書曰人之居世忽去便過日月可愛也故禹不愛尺
璧而愛寸陰時過不可還若年大不可少也欲汝早之
未必讀書并學作人欲令見舉動之宜觀高人遠節志
在善人左右不可不慎善否之要在此際也行止與人
務在饒之言思乃出行詳乃動皆用情實道理違斯敗
矣父欲令子善唯不能殺身其餘無惜也吳姚信誡
子曰古人行善者非名之務非人之為心自甘之以為
己度嶮易不虧始終如一進合神契退同人道故神明

祐之衆人尊之而聲名自顯榮祿自至其勢然也又有
內折外同吐實懷詐見賢則暫自新退居則縱所欲聞
譽則驚自飾見尤則棄善端凡失名位恒多怨人而害
善怨一人則衆人疾之害一善則衆人怨之雖欲陷人
而進已不可得也祇所以自毀耳顧真偽不可掩褒貶
不可妄舍偽從實遺已察人可以通矣舍已就人去否
適泰可以弘矣貴賤無常唯人所達苟善則匹夫之子
可至王公苟不善則王公之子反爲凡庶可不勉哉
晉羊祜誡子書曰吾少受先君之教能言之年便召以
典文年九歲便誨以詩書然尚猶無鄉人之稱無清異

之名今之職位謬恩之加耳非吾力所能致也吾不如
先君遠矣汝等復不如吾諮度弘偉恐汝兄弟未之能
也奇異獨達察汝等將無分也恭爲德首慎爲行基願
汝等言則忠信行則篤敬無口許人以財無傳不經之
語無聽毀譽之語聞人之過耳可得受口不得宣思而
後動若言行無信身受大謗自入刑論豈復惜汝恥及
祖考思乃父言纂乃父教各諷誦之 殷褒書曰大道
也者易尋而難窮易知而難行也故京房之徒考步吉
凶之變而不能自見其禍更爲姚平所誡此道之難知
也省爾之才不及於房而吾之言過于平矣昔正考父

人部

尚書類函卷三百四十三

訓子

三命滋恭晏平仲久而敬之曾顏之徒有若無實若虛也況爾析薪之智欲彈射世俗身為謗先怨禍並集使吾懷朝夕之憂為范武子所歎亦非汝之美也若朝益暮習先人後已恂恂如也則吾聞音而識其曲食言而知其甘永終吾餘年矣復何恨哉古人有言思不出其位爾其念之 陶潛誡子書曰少來好書偶愛閒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嘗言五六月中北牕下臥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汝等雖不同生當思四海皆兄弟之義鮑叔敬仲分財無恡情歸生伍舉班荆道舊遂能以敗為成因

喪立功他人尚爾況共父之人哉

曾范宗瀚責彭乘

訓子書曰王氏之子琪珪玳瓘器盡璠璣韓氏之子綜絳縝維才皆經緯非蔭而得由學而然 朱子訓子書曰勿妄與人接只是勤儉循之而上有無限好事吾不敢言而竊為汝願之反之而下有無限不好事吾不欲言而未免為汝憂之

父子繼業一

原俱至丞相

並為司徒

漢書韋賢字長孺子元成字少翁俱以明經位至丞相

詩緇衣美鄭武公父子並為周司徒善于其職也

曾柱國讓父

西平有子

隋書楊元感與父素俱為柱國朝會則齊列文帝命元感降一等謝曰不意陛下寵臣之甚許以公庭展私敬

唐書德宗符梁州李晟自東渭橋以精騎萬人破賊
 朱泚率殘卒西走餘黨悉降乃拜晟行營副元帥徙王
 西平郡子愬以蔭補官憲宗討吳元濟以爲節度會大
 雨雪半夜擒吳元濟故曰惟西平有子惟我唐有臣
 繼爲宰相 代作刺史 嘗曰我與蘇頌宋璟同當國環
 相僕射長厚自是國器獻可替否事至即行公不顧私
 則今丞相過之 事詞類奇韋康字元將代父端爲荆
 州刺史父出止傳舍 世有文辭 繼掌誥命 謝鳳事
 康入官時人榮之 類明皇雜錄明皇幸蜀傳位賈至
 先皇詔命乃父爲之 今茲辭命乃出爾等兩朝盛典出
 卿父子真可謂繼 嗣爲學士 繼作刺史 唐書蔣乂
 美矣至頓首流涕 元賓繼之父子相代爲本州刺史當
 士儒者榮之 元賓繼之父子相代爲本州刺史當
 元賓繼之父子相代爲本州刺史當 俱勅行
 軍 同日受命 卒萬二千屬吳元濟反皇帝曰韓弘汝以
 其以節都統諸軍 東軒筆錄王子安石及子雱同修經
 義經成加安石左僕射雱龍圖閣直學士同日受命元

絳賀詩曰陳前輿服同 父子同仕 同列禁垣 對管
 桓傅拜後金珠有魯公 華近 唐書蘇瓌子頴遷給事中拜中書舍人時瓌同中
 大雅遷黃門侍郎而彦博亦爲中書侍郎對管 父子
 華近 帝嘗從容謂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 父子
 同拜 班次在前 唐書李宗閔進中書舍人父勣爲華
 吳育在二府父待問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
 以爲榮育躐躐不安自以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人以法
 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 門生出迎 參軍在遠 唐書
 復領貢舉父於陵自洛入朝率門生出迎置酒新昌里
 第中於陵坐堂上嗣復與諸生坐兩序始於陵在考功
 擢浙東觀察使李師稷及第時亦在焉人謂楊氏上下
 門生世以爲美 又曰王方慶爲相時子爲眉州司士
 參軍武后曰君在相位何子庸敢相近耶 子能承父
 是父是子 臣筆臣文 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
 人部

南史顏延之少有名宋文帝嘗問以諸子才能延之曰竣得卿狂答曰一絕承父五子知名唐書宋令文誰得卿狂答曰一絕承父五子知名唐書宋令文其狂不可及

有絕人稱三絕後之問以文章顯弟之弟以驍勇聞之遜精草棘世謂皆得父一絕

七人其知名者五人曰元克承驍勇並著功名北

之疑之徽之操之獻之

達奚震驍勇走及奔馬周文曰非此父不生此子合

壁事類宋韓忠憲億子獻肅絳門下侍郎維尚書右僕

射鎮韓忠獻琦子門下侍郎忠彥范文正仲淹子忠宣

純仁並以勲業著曹武惠彬子武穆璋高武烈壇子穆

武繼勳並仲邱風矩蘇氏文章

以武功著

幕府有父風矩僧孺歎曰非積習名教安及此邪

史嘉祐間蘇洵與其二子軾轍至京師歐陽修得洵書

二十篇謂賈誼劉向不能過以其書獻諸朝二子軾轍

同登制科一日父子隱然名動京師蘇氏文章遂擅天

下

原父子同戮皆伏誅乃自刎

漢書周紆字文通

虐後坐事父子皆伏誅史記石奢相楚行縣有殺人者追之乃其父也縱其父還而自拘曰殺父立政非孝也廢法縱罪非忠也

敬聲為太僕敬聲有罪賀請捕朱安世以

贖子罪安世曰丞相禍及宗矣

晏愛秦朗魏略太祖納何晏母收晏養宮中服飾擬朗父為張飛所殺太子帝憎之謂之假子

朗謂人曰豈有愛假子如孤者

父子繼業二

拜前拜後尚書周公拜後坐臥易處漢書杜延年為父官不敢當父舊復為司隸後漢書世祖令鮑昱封位坐臥皆易其處

曰通官文書不著姓怪司隸下著姓世祖

曰吾欲令天下知忠臣子復為司隸也

又曰趙興三昔為彼郡大行子靖為廬江太守詔曰卿代為同隸

人部

父昔為彼郡可謂克負荷也亦為衛尉魏志辛毗為衛尉復臨

此郡魏略張奐為武威太守時猛母方孕夢印綬登樓

郡必死官手及生猛建安中為武威太守殺刺史邯鄲

之募乎乃登樓自燒而死並業書晉書王羲之君書何如君家君答

曰固當

母子一

增釋名曰母冒也含生已也說文曰母牧也又曰

江淮之間謂母曰媿蜀謂母曰姐集韻曰齊人呼母

曰嬾迷吳俗呼母曰媿淮南呼母曰媿增韻曰母慕

也嬰兒所慕也死曰妣媿也謂媿配于父也易曰九

二幹母之蠱不可貞象曰幹母之蠱得中道也又曰

坤地也故稱乎母又曰坤為母詩曰王事靡盬不

遑將母又曰母氏劬勞又曰母氏聖善禮曰子

既生不免于水火母之罪也又曰婦人從人者也嫁

從夫夫死從子又曰不獨子其子注各子其子孝

經曰母取其愛漢文紀注曰列侯妻稱夫人列侯死

子復為列侯乃得稱太夫人淮南子曰東家母死其

子哭之不哀西家子見之歸謂其母曰社何愛速死吾

必悲哭社注云江淮謂母為社張衡曰報母恩曰思

大義願復之報文選曰懷袖之恩即母懷抱也懷袖

人部

淵鑑類函卷三百四十三

母子

十一

靡依言死也 彙苑曰慈母多格男

母子二

增詩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 左傳曰晉敗齊師于鞍齊請平晉人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對曰蕭同叔子非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于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令也 又曰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宵突陳城遂入之陳侯扶其太子偃師奔墓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爾母辭曰不祥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墓亦免 公羊

傳曰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也 後漢書長沙王愔漢末為上計詣京師既而吳魏隔絕愔在內國更娶生子昌愔死後為東平相始知吳之母亡便情係居重不攝職事 漢書曰金日磾母教誨兩子有法度上聞嘉之病死詔圖畫于甘泉宮日磾每見畫常拜向之涕泣 通鑑曰徐庶母為曹公所得庶謂備曰本欲為明公效愚款今失老母方寸亂矣備遂聽庶降曹公 晉書曰桑虞字子深魏郡黎陽人五代義居閨門雍穆青州刺史苻彤甚重之嘗詣虞家升堂拜母時以為榮 南史曰沈攸之為荊州刺

人部

婦人部

母子

史招集才力之士隨郡人雙泰貞有幹力召不肯來攸
之遣二十人披甲追之泰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
事迫不獲單身走入蠻中追者既失之錄其母去泰貞
既失母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
隊主其抑情待士如此 又曰臧盾有至性嘗隨父宿
直廷尉府母劉夜暴亡盾左手中指忽痛不得寢及旦
宅信報凶問 唐書曰狄仁傑為并州參軍司法鄭崇
質母老且病當充使絕域仁傑謂曰太夫人有危疾而
公遠使豈可貽親萬里之憂詎長史藺仁基請代行仁
基與司馬李庶不協相語曰吾等獨無媿邪由是相待

如初 因話錄曰唐憲宗以柳宗元為柳州刺史劉禹
錫為播州刺史柳以劉須侍親播州最為惡處請以柳
州換上不許宰相對曰禹錫有老親上曰但要與惡郡
豈繫母在裴度進曰陛下方侍太后不合發此言上有
媿色既而語左右曰裴度終愛我切禹錫遂改授連州
又曰王稚川調宮京師母老留鼎州久不歸侍嘗閱
貴人歌舞有詩云畫堂玉佩縈雲響不及桃源欵乃歌
黃山谷和韻諷之云慈母每占烏鵲喜家人應賦庚
歌可謂盡朋友責善之義山谷至孝奉母安康君至為
親滌溺器未嘗頃刻不供子職

母子三

何恃靡依詩無母何恃
 居貴位而識阿奴後何憂酒
 亦不名重而識阿奴非自全之道
 道書王僧孺幼貧其母及僧孺布以母前
 悲不遇中丞鹵簿驅迫溝中及僧孺布以母前
 自勝不掘地驅車左傳鄭莊公泉無相見也
 穎考叔為穎谷封人有獻于公公請以遺之
 之對曰無小人有母未嘗君之義請以遺之
 若掘地及泉而相見其請也公語之故且告之
 如初又曰宋南宮長萬作亂曰不然公從之
 奔陳以乘車其母一日而至
 長沛人少清遠有奇才與母任氏寓居京口家貧織對
 屬以為養雖華門圭竇易如也又曰御之濟陰人對

策高第拜議郎母在日苦病及卒不欲車載家貧無以
 市馬乃于住堂北壁外假葬朝夕拜哭養雞種蒜竭其
 方術喪過三年得馬八噓指
 匹輿棺至塚負土成墳噓指
 也精感萬里東漢蔡順事同願留參方到母曰今者客
 于野有客至其家欲去其母曰願留參方到母曰今者客
 至搯右臂臂痛參即馳至問其母曰願留參方到母曰今者客
 呼女耳吾臂絕裾求扇晉書溫嶠初授左長史劉司
 物而絕裾而去南史張劭生而母沒年十餘歲求母遺
 涕而散施已盡惟有一畫扇乃緘錄之每至感思輒開
 遣中使迎還宋史張濟賢拜中書門下平章事母孫
 氏年八十封晉國太夫人太宗其母福壽有令子賜
 手詔存問恩賜湯沐封讓夫人春明退朝錄官詔
 花羅紙七張錦綵袋賜以湯沐邑乃奉教郡夫人使金
 宋史趙縣會郊祀當任子進階爵公今封母郡太君

母子

嘉

宰相願及今拜君賜以為榮許之遂以公曰母年持節

侍母設菜留賓本傳晉汝南王亮母伏太妃嘗有持

節鼓吹震耀洛濱武帝登凌雲臺望見曰伏太妃嘗有持

貴矣南史樂頤之字文德吏部郎度果曰伏太妃嘗有持

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果之曰果之曰我茅季不能食此嘗往候

宗去帽導輿誦詩解帶唐書崔邠拜太常卿四部故事

都人縱觀邠自第去唱觀導母與公卿見者皆避道都

人榮之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宰相迴班鄰里輟社書

及母歿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懿宗誕日

趙隱輔政他宰相及百官皆詣第升堂慶母懿宗誕日

宴慈恩寺隱侍母以安輿臨觀宰相方修守叔治母以

庭迴班候夫人婦婦以感念母哀其初喪鄰里為之輟

社日亡修來歲社日感念母哀其初喪鄰里為之輟

曹王擁笏鄭尉濡章曹王碑唐成王阜為刺史

而戚出則因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南部新書駙馬

都尉鄭贊替曜睿皇之外孫尚明皇第十二女臨晉長

公主身代及焚章獨神道許三字不化翌日主疾間鄭

請命左右勿言其請天人之章門客朱為夢親白鳥

尹靈琛之辭也靈琛為人言之嶺南廉廣母不可同行

集慕其妻高士廉請朱為主簿嶺南廉廣母不可同行

寢夢其母與之言宛如膝下既覺涕泗橫集明日果得

使李若初遣官屬驗實會露晞攢哭曰天所降露禍我

邪俄而露復集烏亦迴翔詔作二闕于母墓前又表其

閣時號闕躡踊斃牛揮拳搏虎明語林方觀年十

下林家三年有墓木為牛踐躡躡悲號牛忽自斃

又曰瘞庭皓母採蔬于圃遇虎皓自田來急追及抱虎

項用日語以虎口母遂得脫

顧即以奉入虎口母遂得脫

母子四

人部

母子

增 投杼 戰國策秦王使甘茂伐韓取宜陽茂曰昔者曾
 殺人有頃一母織自若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不若曾參之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
 臣又不若曾參之母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投
 杼也 辭金受粟 履以養其母齊有北郭騷者相蒲葦織履
 所以養母晏子使分倉粟 慈母 敗子 李斯書慈母有
 府金而遺之辭金而受粟 慈母 敗子 李斯書慈母有
 慈庭 萬石嚴 嫗 史記東海嚴嫗生延年兄弟五人皆
 嫗 孤犢觸乳 謝承後漢書仇覽字季智為縣陽遂亭
 呼元請責與孝經卷一陳元凶惡不孝其母詣覽言覽
 謝罪曰元少孤為母所驕讀曰孤犢觸乳驕子罵母乞
 自今改後 竊蒙錦被 容體陳元方曹父憂哭泣甚哀
 戎佳士 郭林宗弔而見之謂曰卿海內之俊四方是則如
 何當喪蒙以錦被焉因奮衣而去自後賓客絕數百日

當歸遠志 孫盛雜記姜維天水人既歸蜀與母相失
 之維報曰良田百頃不計 家母 其母為家母 此
 一畝但有遠志無有當歸 家母 其母為家母 此
 母此子 晉書范逵謂陶侃母 捫瘡輒哭 記聞錄寢菜
 小節頗愛鷹犬太夫人性嚴每不勝怒舉秤錘投之中
 足流血由是折節從學及貴母已亡每捫其瘡痕輒哭
 云

母子五

增 詩 唐杜甫賀陽城郡王衛伯玉太夫人恩加鄧國太
 夫人詩曰衛幕銜恩重潘輿送喜頻濟時瞻上將錫號
 戴慈親富貴當如此尊榮邁等倫郡依封土舊國與大
 名新紫誥鸞迴紙清朝燕賀人遠傳冬笋味更覺綵衣

人部

母子

春奕葉班姑史芬芳孟母鄰義方兼有訓詞翰兩如神
委曲承顏體鸞飛報主身可憐忠與孝雙美畫麒麟
孟郊游子吟曰慈母手中線游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
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又游寺詩曰
萱草集堂階游子行天涯慈親倚堂門不見萱草花

增賦晉潘岳閒居賦序曰太夫人在堂有羸老之病尚
何能違膝下色養而屑屑從斗筲之役乎於是覽止足
之分庶浮雲之志築室種樹逍遙自得池沼足以漁釣
春稅足以代耕灌園粥蔬以供朝夕之膳牧羊酪酪以
俟伏臘之費乃作賦曰凜秋暑退熙春寒往微雨新晴

六合清朗太夫人乃御板輿升輕軒遠覽王畿近周家
園席長筵列孫子柳垂陰車結軌或宴于林或楔于汜
昆弟班白兒童稚齒稱萬壽以獻觴或一懼而一喜壽
觴舉慈顏和浮杯樂飲絲竹駢羅頓足起舞抗音高歌
人生安樂孰知其他

賢母一

增歐陽修曰以恭儉均一教育其子為賢母 又曰見
其子之賢而有立則知其母之義方 王安石曰以嚴
為賢母

賢母二

增禮曰公父文伯之喪敬姜據其牀而不哭曰吾有斯子也吾以為賢人也及其死也朋友諸臣未有出涕者而內人皆行哭失聲斯子也必多曠于禮矣左傳曰叔向欲娶申公巫臣氏其母止之曰甚美必有甚惡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子伯友其母將視之及堂聞其聲而還曰豺狼之聲是必喪羊舌氏遂弗視國語曰范氏母者范獻子之妻其三子游于趙簡子乘馬園中園中多株間曰奈何其少子曰可以三悅使民簡子從之少子歸伐其謀母歎曰終滅范氏者必是子也夫伐功施勞鮮能布仁乘僞行詐鮮能久長後智伯

滅范氏君子謂范氏母為智列女傳曰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歸問其母母問使者對曰士卒并分菽豆而食之將軍朝夕芻黍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汝不聞勾踐之伐吳乎夫使人于死地而自康樂于其土雖有以得勝非其術也子非吾子也母入吾門子發于是謝其母然後納之戰國策曰王孫賈年十五事閔王王出走失王之處其母曰汝朝出而暮歸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歸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王王出汝不知處尚何歸賈入市曰淖齒亂齊國殺王欲與我誅者袒右市人從者四百

人遂誅淖齒 史記曰秦末天下兵起陳嬰亦起衆母
曰自吾爲汝家婦長見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
人事成少受其利 漢書曰雋不疑爲京兆尹每錄囚
徒其母問以平反喜而食否則怒不食故不疑爲吏嚴
而不酷 後漢書曰崔寔母劉氏博覽書傳寔爲五原
太守有能政母助也 魏紀王經爲尚書高貴鄉公欲
討司馬昭召經及王沈王業謀經諫以魯昭公不忍季
氏卒有乾侯之禍沈業馳出告昭經獨不告被收辭母
母顏色不變笑而應曰人誰不死恐不得死所以此并
命何恨之有 晉書曰潘岳母譏岳以止足之道及爲

孫秀所收與母別曰負阿母 又曰劉琨爲并州刺史
母謂之曰汝宜弘濟經略驅駕豪傑而專欲除勝己以
自安當何以濟後母并爲劉聰所害 又曰荀羨字令
則清和有準年七歲遇蘇峻難隨父在石頭峻甚愛惜
之恒置羨于膝上羨乃陰白其母曰得一利刀子足以
殺賊母掩其口 唐書曰王琚始爲中書侍郎母居洛
陽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汝無攻城野
戰之勞徒以諂佞取容吾恐汝家墳墓無人復埽除也
琚卒不免 綱鑑曰宋尹焞師事程頤紹聖初嘗應舉
發策語不善焞曰是尚可以干祿乎不對而出告頤曰

吾不復應進士舉矣頤曰子有母在歸告其母母曰吾知汝以善養不以祿養也

賢母三

曾焚裘

蒙被

世說桓南郡既破殷荊州并殺其咨議

胡適榮陽鄭誠生善果周未誠討尉遲迴力戰死于陣

崔年二十而寡後善果以父死王蒙襲爵轉魯郡太守

母聞善果行事不允或妄嗔怒乃蒙被而泣終日不食

善果伏牀前不敢起母方起而教之

起母方起而教之四珍七子鄭華陽國志曰秦瑛南

元珍出也南四男一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

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賢

人兄弟為名士泰瑛之教流于三世四子才官隆于先

南鄭人趙宣妻也生七男七女若元珪稚有五人

皆令德其教男也曰昔西門豹佩韋以自寬宥子賤帶

弦以自急故能改身之恒為天下名士後七子皆辟命

子同歲季考上計無不敬奉鄭令多與七

鄰歸除墓列女傳孟朝之母三徙擇鄰以教子

曰屠伯其母知終伏誅乃曰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

今去汝東歸掃除墓地耳遂歸後歲餘延年果康市東

賢其母買猪肉還魚鮓家殺豬何為母曰欲啖汝

既而悔曰吾聞胎教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今適有

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吳錄孟仁

母恭武本名宗為監魚池司馬自結網捕魚作鮓寄

隔幔受業覆燭窺檄晉書韋逞母宋氏父世儒學盧

十人隔紗幔受業號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又曰何無

忘母劉氏弟牢之為相元所殺常思報及無忌與劉裕

定謀夜于屏風山制機劉氏以器覆燭窺之泣曰我不

如東海呂母既孤其誠常恐壽促汝能如此吾讐取雪

賢母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三

矣 截髮待客 遺鮓增憂 世說陶侃字士行孝廉范

名母謂侃曰汝但留宿客吾為計乃截髮為雙髮賣易

酒肴極豐備歡樂從者亦過望至京師稱述侃遂

知名 晉書陶侃母湛氏侃少為縣吏嘗監魚池以魚

鮓遺母母封鮓責之曰爾以官物遺我不可益我乃增

我憂 增反金百鎰 掩錢一船 韓詩外傳田子相齊

母母曰安所得此對曰所受之俸祿也母曰不義之物

不入于館為臣不忠是為子必不孝也田子愧慙造朝

還金退請就獄王賢其母赦田子之罪令復為相幼自

賜母 唐書李景讓母鄭氏性嚴明早寡家貧子幼自

教之宅後牆陷得錢盈船母祝之曰吾聞無勞而獲身

之災也天必取 洗君餘慶矜其貧而賜之願諸孤學問

有成此不敢取 切肉必方 絮羹即叱 續字智伯續

命掩而築之 初繫獄見餉羹知母至流涕更怒以為卒通意續曰母

作羹斷葱必寸切肉必方以此知之 本傳宋程大中

珣夫人侯氏明道伊川之母也飲食嘗置二子于座側

或絮羹即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故明道兄弟于

然也 按絮者就器中調和也 坐中識人 窓間聽

客 南朝宋書唐潘孟陽母劉晏之女也時杜黃裳誦宅

弟元字密省其母後果為相 山堂肆考宋張奎字密學

話前聽之客與其子論文學政事則為之設飲饌或聞

答之遂不 杖習弓矢 寵賜冠帔 吞水燕談宋陳堯

復飲終身 及守荆南回母馮夫人問曰汝為郡有何異政堯咨曰

每以引矢為樂母曰汝父教汝以忠孝輔國家今汝不

務行仁化而專務一夫之勇豈汝父志邪杖以寵其

重元馭言 讀范滂傳 其母盧氏戒之曰吾見卒元馭

云兒子從官者聞有人來云貧乏不得自守此是好消

贊

程氏親授以書嘗讀范滂傳慨然太息賦請曰賦若

為滂母許之乎程曰爾能為滂吾願不能為滂母邪

孟母斷機 敬姜效績 列女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

曰子之廢學若吾斷機孟子懼勤學不息遂成名儒

魯語公甫文伯退朝朝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斷之家而

主猶績懼于季孫之怒也其母歎曰沃土之民不材淫

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其朝夕處事猶 九熊助讀

制也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處事猶 九熊助讀

恐忘先人之業況有怠惰其何以避辟 九熊助讀

傾筭易書 唐書柳仲郢幼嗜學母韓氏嘗命以粉苦

未及進士第為校書郎 又曰麟智湛子昭好學有

鬻異書者母顧筭中余曰何愛此不使子有異聞乎

司馬勛名 榮公德器 顏氏家訓王在滄城時為三千人

將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猶箠撻之故能成其勳名

傳宋呂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申國夫人

嚴有法教公循蹈規矩年十歲祔寒盛暑侍立終日雖

盛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無得入酒肆

市井里巷鄭衛之音未嘗一經于耳不正之書非禮之

色未嘗一接于目教訓之嚴如此故公之德器大異于

人 嶺外授書 堂前供食 元史虞集母姓楊父世仲

即通其說適成都虞汲生集宋末兵亂汲攜家趨嶺外

無書可攜楊氏口授集論語孟子左氏傳歐蘇文後集

為文倫擅名當代皆楊氏內訓之力也 魏志房景伯

孝景伯白其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婦人列其子不

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

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化且置之兄二寸 作被

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卒以孝聞 招朋

幅被其鄰婦怪問之母曰小兒無異操懼朋類之不顧

故大其被以招貧生之臥庶聞君子之言耳 唐書武

宗會昌中李景讓為浙西觀察使嘗怒牙將杖殺之軍

且謀變母鄒夫人名景讓庭責曰爾鎮撫方而輕用

刑一夫不寧豈特上負天子亦使垂老之母銜羞入地

何而目見夫大夫乎命左右褫其衣將撻其背將佐為

人 贊母

請久乃釋之
 御府帳幃
 穎川襦袴
 吳志蔣欽母疎
 一軍遂安
 能守儉約
 勅御府為母
 作被及帳幃
 被孫欽母疎
 其在位
 穎川長社人
 母殷氏高明
 有識家貧伯年
 數歲大
 康伯為作
 布襦令伯捉熨
 斗而謂之曰
 且著布襦尋復
 作袴伯曰不須
 母問故曰火在
 熨斗中柄熱今
 上著襦
 下亦當
 仁恕全身
 節義旌母
 晉書羊耽妻辛氏
 隴
 才鑿鍾會為鎮
 西請其子秀為
 參軍母曰軍旅
 之間可
 以濟者惟仁恕
 乎古之君子入
 則致孝于親出
 則盡忠
 于國在職思其
 所司在義思其
 所立無貽父母
 憂患而
 已後會至蜀果
 反秀竟以道全
 身又曰虞潭母
 孫氏
 訓子以節義
 胡廷嘉之拜武
 昌太守丞相
 盡忠死孝
 已下皆拜之
 年九十五潭
 立養堂于家
 先國後家
 張氏撫尸而哭
 曰父為忠臣子
 為孝子夫何恨
 乎唐
 書張易之張昌宗
 居中用事桓彥
 範謀誅之魏書
 高謙
 母曰忠孝不兩
 全
 從師受業
 直罪貶官
 之妻中山

張氏誠勸諸子
 從師受業常戒
 之曰自為汝家
 婦未見
 汝父一日不讀
 書汝等各宜修
 勤勿替先業
 合璧高
 類華原令盧樞
 以公事譙責邑
 人齊令誅官人
 也銜之
 揭罪張鎰按驗
 縱當免官有司
 承風以死論鎰
 不直
 之乃白其母曰
 憂敢問所安母
 曰兒無累于道
 吾則負官貶
 遂直其罪鎰
 識是貴人
 免為宮婢
 元本傳王珪與
 房
 母李氏嘗曰汝
 必貴然未知所
 與游者何如人
 試與借
 來會元鎰等過
 其家李窺大驚
 勅具酒食觀盡
 日喜曰
 二客公輔才汝
 貴不疑
 本傳嚴武鎮蜀
 頗
 放肆及卒母哭
 曰貴不疑
 本傳嚴武鎮蜀
 頗
 史 憂作丞郎
 罪湯自殺湯為
 御史大夫三長
 史謀陷湯
 弟諸子欲厚葬
 湯湯曰自殺湯
 為御史大夫三
 長史謀陷湯
 死何厚葬乎載
 以牛車有棺無
 椁天子大臣
 非此母不生
 初為侍郎年未
 四其母曰相
 青翟自殺而
 唐書潘孟陽
 之 拔刀逐賊
 舉秤投兒
 攻辛雲京偏
 將焦暉等斬
 賢母

場首獻闕下懷恩告其母母曰我戒汝勿反今眾變禍
且及我提刀逐之曰我為國殺此賊懷恩以部曲三百
走靈州上詔輦其母歸京師贊曰其母類
刀逐賊烈婦人哉

南越賚車

北史陸印字雲車母見其母類
藍田生玉固不虛矣主教訓諸子俱以義方雖創巨痛
深出于天性然動依禮度亦母氏之訓也印兄弟相率
廬于墓側詔改所居里為孝終里之訓也印兄弟相率
人適高涼太守馮寶與夫參決詞訟政令有序寶卒嶺
表大亂氏懷集之僕尚幼以氏功封信都侯冊氏為
高涼郡太夫人賚繡帳油絡馬鞍車鼓吹麾幢旌節
如刺史之儀僕卒百

越號夫人為聖母
剪髮易書
織紵為業
元史陳
氏祐少好學家貧母嘗剪髮易書使讀之長遂博通經
史歷官行中書省承業又曰雷膺子彥止潭源人七
歲而孤母以孝聞歷官浙江提刑按察司使李杜齊
于學事母以孝聞歷官浙江提刑按察司使李杜齊

名 凝凌方駕 母就與之訣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
亦何恨 詔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
而辭 唐書楊憑少孤其母訓導有方長善文詞與弟
凝凌皆 却饋而勉讀書 易巾而赴中坐 趙武孟少
游獵不為所獲饋其母母泣曰汝不好書而傲蕩吾安望
哉遂不為食 雲溪友議杜宗牧豐陽宏辭李宣古數
陪燕飲戲謔侮慢杜不能容使辱之岐陽公主出而抹
之云尚書不念諸子學文擬陪李秀才硯席乎遣易衣
而赴中坐公主請為詩冀彌縫也宣古詩云紅燈初上
月輪高照見堂前萬朶桃爭奈夜深拋 賈令舞來撥去
使人勞 杜公賞之 後二子喬休儒休
皆登第 人曰非母賢不能成子也
棄井 山堂肆考伯奇後母令奇撥蜂因而諧之其父尹
于 吉甫乃逐之詳後母 後漢書龐參妻棄前妻于
井 舜母罵 姜氏惡 公寤生驚姜氏遂惡之
殺子城北 棄女堤下 後漢書賈彪為新息令貧困
罪城南有盜害人北婦人殺子彪出案椽吏欲引南彪
怒曰賊害人此有常理母子相殘逆天違道遂先北也

賢母

左傳宋芮司徒生女子赤而毛棄之堤下恭姬之妾取以入名之曰棄

賢母四

桓為己子左傳莊姜無子戴嬀生桓公盾為嫡子史記趙

又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來以盾請不從坐史記趙

為才以代廉頗其母請于王曰括必無以為念又曰

括為將不從坐後果敗王乃原其母無以為念

母在楚使人於漢謂陵曰漢王長者善事能通經學

之無以吾為念因對使自列以固陵志能通經學

後漢書崔篆母師氏能通經學百氏之言王莽寵以

儒禮賜號義成夫人余印紫綬文軒門轂顯于新世敘

敘母罵而殺魏志楊阜字義山參冀州軍事馬超攻敘

兵超擒得敘事責敘不討賊敘母慨然敘從阜計敘起

銓衡當舉晉書吳隱之字處默居喪過禮與韓康伯母

舉此人及康伯為吏部養前妻子又曰羊祐前母孔

尚書遂舉隱之階清級融女生兄發初同

兩存乃專心養發遂得濟也增勉子盡忠義方拜

御史疾當世附麗匪人以欺朝廷將欲勅奏意必得罪

問計于母母曰昔王母伏劍以成陵誨汝能盡忠吾雖

恨不訓子博學又曰顏真卿字清臣師古五世從孫

學工織絕敦本通鑑劉元佐母嘗月織絕一端示不

詞章織絕敦本忘本數教元佐盡臣節見縣令走

庭中白事退戒曰長吏恐懼卑甚吾思而父吏于縣亦

當耳而據案當之何安乎元佐感悟故待下益加禮

嚴以治家唐書蕭儉母韋氏賢明治家成此令器

宋史蘇易簡傳易簡參知政事母薛氏名入禁中上問

何以教子成此令器母曰幼束以禮讓長訓以詩書上

母也曰真孟

賢母五

人部

賢母

原贊晉左九嬪孟軻母贊曰鄒母善導三徙成教鄰止
庠序俎豆是效斷織激子廣以墳奧聰達知禮敷述聖
道 又魯敬姜贊曰邈矣敬姜含德之英于行則高于
理斯明垂訓于宗厲發奇聲宣尼二歎萬代遺馨 又
晉鈕滔母序贊曰夫人姓公孫氏會稽人也資三靈之
淳懿誕華宗之澄粹奇朗昭於懿亂四教成於弱笄慈
惠溫恭行有秋霜之潔祇心制節性同青春之和敦悅
憲章動遵禮規居室則道齊師氏有行則德配女儀禮
服有盈籩豆無闕猗歟夫人天資特挺行高冰潔操與
霜整性揚蘭芳德振玉穎猗彼瓊林奇翰有集展彼碩

媛含德□□動與禮游靜以義立

後母一

禮儀禮曰繼母如母故孝子不敢殊也 柳文曰繼母
同母也當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齊杖之制皆如親母
顏氏家訓曰凡庸之性後夫多寵前夫之孤後妻必
虐前妻之子非惟婦人懷妒之情丈夫亦有沈惑之僻
亦事勢使之然也前夫之孤不敢與我子爭家提攜鞠
養積習生愛故寵之前妻之子每居已生之上宦學婚
嫁莫不為妨焉故虐之異姓寵則父母被怨繼親虐則
兄弟為讎家有此者皆門戶之禍也

後母

後母二

增萬章曰父母使舜完廩捐階瞽瞍焚廩使浚井出從而揜之 家語曰曾子遣婦終身不娶其子請焉告之曰高宗以後婦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嫉伯奇庸知其得免非乎 晉書曰涼武昭王李元盛后尹氏少好學清辨有志節初適扶風馬元元卒為元盛繼室以再醮之故三年不言撫前妻子如已所生 裴子野志略曰會稽郭志道事繼母至孝家貧產子憂不能字謂其妻曰傷慈以終孝吾無恨也遂瘞之

後母二

出母

母賤並附

增繫蜂

吐狗

增繫蜂 吐狗 山堂肆考周尹伯奇事後母至孝母不仁常欲害奇乃取蜂去其毒繫于衣上故令伯奇見之奇恐蜂傷其母以手取之母使大呼曰伯奇我吉甫大怒令伯奇死伯奇遂自縊父命人出其屍于中猶有死蜂至孝妻嘗于前叱狗即出之 羊 夢虎 孝子傳陳元字子昭周氏說陳侯將殺元昭欲先死元不聽引白羊誓曰孝者羊血逆上一丈三尺來以問漁者云投水死矣昭氣絕良久曰吾兄也亦投水而死 搜神記衡農字剽卿東平人少孤事繼母至孝嘗宿于他舍值雷雨頻夢虎噬其足農呼妻相出于庭 免 敝衣 奪劍 山堂肆考崔衍父倫問故曰衍不吾給倫怒欲袒而鞭之衍涕泣無所陳倫弟毅趨白衍所廩舉送夫人所尚何云倫悟由是諍無所入 五代史安重榮錘武夫而曉吏事有夫婦訟其子不孝重榮拔劍而授其父使殺之其父泣不忍其婦從傍詬罵奪其劍而

逐之問之乃繼母也重
 原撫字益隆 恩養加篤
 程文輝妻穆姜有二男而前妻有四子以母非所生憎
 謂母曰積而穆姜撫字益隆衣食皆兼倍所生文矩卒或
 妻長子曹遇病因母不孝何不分母曰方以義導之使善及前
 慈仁我曹遇病因母不孝何不分母曰方以義導之使善及前
 之過乞就刑縣言于郡守表異其母獨遣四子許
 以修九歲後漢書楊厚字仲植母與前妻不
 厚年九歲後漢書楊厚字仲植母與前妻不
 改意恩 增孝已見放 申生待烹尸子殷高宗之子
 親一後妻言放之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其母早死高宗
 感後妻言放之視衣之厚薄枕之高下也其母早死高宗
 姜生子申生既而得驪姬之胎于公公田姬嘗毒胙中公
 立奚齊會申生既而得驪姬之胎于公公田姬嘗毒胙中公
 祭之地地墳與犬犬斃與小臣小臣亦斃姬曰賊由太
 子太子奔新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
 納我縊 供養不衰 奉事甚謹 無恩供養不衰 唐
 十新城 供養不衰 奉事甚謹 無恩供養不衰 唐

書柳公權事後母薛甚謹 蘆花代絮 蒲蘇貯衣 孝
 雖姻屬不知非薛所生 蘆花代絮 蒲蘇貯衣 孝
 出後母子騫為後母所苦以蘆花衣去三子寒遂止下晉
 王廷事 誠生梓樹 孝出醴泉 華為東平相事後母
 見後 唐書宋思禮字過庭生廳前屋上徙至府庭繁茂長大
 至孝精誠感應梓樹生廳前屋上徙至府庭繁茂長大
 早出諸庭味甘寒日不汲縣人思禮憂懼其禱忽有
 泉其 師友之益 忠孝之家 山安肆考宋畢少好學事
 孝 繼母以孝聞母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少好學事
 楊璞韓不劉錫為友因為鄭人 孝子傳宋趙亦喪繼
 樓與弟拊盧于墓縣令表其里曰孫作孝弟築關立表
 樓與弟拊盧于墓縣令表其里曰孫作孝弟築關立表
 惜貲財 莫辨兄弟 萬及身封侯皆以分宗族後母無
 子財亦數百萬死皆與禪復分後母昆弟不忍自私
 魏書高謙之字孝讓事後母李以孝聞李亦撫育過

後母

于已生人莫能辨其兄弟

所出同異論者兩重之

不顧先禮記子喪出之母死而不喪問諸子思曰昔者子之

而子思曰吾先君子無所失道隆則從而隆道污則從

者是為則安能為也故孔氏之不喪出母自思始也

吳志駱統字公緒母故適為華歆小妻統時八歲遂與

親客歸會稽其母送之拜辭不欲增母思乃不顧母泣於

後御者曰夫人猶泣統曰不增母思乃不顧母泣於

增母賤此真將軍應為小兒曰此真將軍也簡子曰

此母賤崔婢也子卿曰天之所授雖賤必貴晉書裴

秀母賤秀年八歲善屬文而嫡母宣氏不之禮令秀母

進饌于客賓見皆為之起母

日微賤如此應為小兒故也

後母四出母母賤附

增挽車援琴于後妻逐之乃編芟荷以為衣采梲花以

為食清朝踐霜

挽車援琴而歌

織履給相之謂有封侯骨西至京

無几杖後漢書胡廣

薛宣字元君宣有兩弟曰明曰修明至南陽太守修歷

京兆尹少府後母常從修居官宣為丞相時修為臨淄

令宣少府後母修不遣後弟相病死不可修居官持服宣謂修三

不和後母修之者兄後弟相病死不可修居官持服宣謂修三

久之原慙而還包日薛號泣不能去至被杖毆不得

門積歲餘父母慙而還包日薛號泣不能去至被杖毆不得

毒後漢書馮衍子豹年十二後母遺迎不至武後母

在遣吏歸迎吏恐路有盜賊留止久不至武後母

賣產後漢書郭丹後母為鬻衣去梯求計劉琮皆劉琦

人部

後母

後母

後母

表之子表感于後妻蔡氏之言遂愛琮琦將諸葛亮游
 後園共上高樓去梯求計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
 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
 在內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陰規出計
 一魚躍出晉書王延後母以蒲麻與延貽衣姑問之不
 流血叩而哭忽有一魚長五尺躍出水雙鯉躍出曰
 母食之積日不盡于是撫之如已之子
 王祥繼母朱氏欲生魚祥解衣將剖水冰解雙鯉躍出
 又思黃雀炙有數十雀飛入幕中庭有丹棠母令守之
 風雨抱不隨之官又曰傳成爲川繼母杜氏不肯隨
 誣盜清議所棄十年無怨色孝謹不怠母意解更移
 乃復中曾為弟驅驢以孝聞張字安節事繼母張氏
 子執勤主炊操不以爲勞張誨其子讀書三子每出張
 命隨驢以摧之既讀引繩如僮僕三子復謂曰隨驢
 何如我讀書操爲涕泣拜而解之後明經擢第
 子話詈操爲涕泣拜而解之後明經擢第

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淮南子曰孕婦見兔
 其子缺脣見麋其子必四目 博物志曰婦人妊娠不
 欲見醜惡物異鳥獸食亦當避異常味勿見熊虎豹射
 御食牛心白犬肉鯉魚頭正席而坐割不正不食聽誦
 詩書諷詠之聲不聽淫聲不視邪色以此產子子賢明
 端正壽考所謂胎教之法

孕二

列女傳曰大妊者文王之母性專一及其有身目不
 視惡色耳不聽惡聲口不出惡言以胎教也 大戴禮
 曰周后娠成王于身立而不跂坐而不差獨處不倨雖

人部 游鑑類函卷一百四十三 孕

怒不詈胎教之謂也書之玉版藏之金匱置之宗廟為後世戒 左傳曰晉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西質妾為宮女焉 漢書曰張蒼妻妾百數嘗孕者不復幸

孕三

曾夢月入懷

吞電在口

漢書初王禁妻李親任政君在身夢月入其懷後漢書

鮮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從匈奴軍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怪而欲殺之妻言會行聞雷震欲仰天視而覆入口因吞之 印綬登樓 山梁履石 上漢張遂妊身十月而產子

父子經山梁履石 山堂肆考隋文中子母銅川 銅盆墜

星 泗濱得石 嘗與同輩夜坐月下見一流星墜銅盆

中忽如一寸大珠炯然明淨以瓢接取馬氏得而吞之遂有孕生元北史高琳母嘗被楔泗濱見一石光彩

可夢遂持歸是夕夢人謂曰此浮磬之精若保之必生令子俄而有孕生琳 鳳集左肩

鴉來畫夢 南史徐陵母藏氏夢五色雲化為鳳集其左

麒麟也又曩逸母書寢夢靈鳳集其身因有 魚抱日精 鵠翔雲

腹中啼聲寶誌曰生當為神仙宗伯 錦繡萬花谷王

知遠母書寢夢鴉集其身因有 魚抱日精 鵠翔雲

表 晉書劉元海之父豹妻祈子于龍門有大魚二角躍

是日精服之必生貴子自是懷孕十月三月乃生元海

拾遺記吳張承之母孫氏懷孕之時鄰人相謂曰昨見張家有白鵠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也使子孫位極人

年之物也從室入雲自卑升高之象也使子孫位極人

人部

孕

孕

孕

孕

孕

鈴落凝祥虹

臣名擅江表若生子可名曰鶴後承

之位至丞相輔吳將軍果如所占

流叶瑞南史梁任遙什齊為中散大夫妻裴氏夢五色

能屬文褚彥回謂遙曰卿有令子所謂百不為多一不

為少口口周昭王庶子食采翁山夫人觀白虹而有

娠生子兩手握拳不開昭王娶之即開左

手有文曰公右手有文曰羽遂賜姓翁氏

玉女吞霞雲笈經陶隱居初生其母夢日精在懷二

山堂肆考李老君之母玉嘗晝寢夢五色

霞光入戶結如彈丸流入女口中遂有孕

井寶母渡河博物志陳成初生十女苦之或曰婦人

三匝映水視影必生男成後使妻繞井三匝祝曰女為

陰男為陽女多災男多祥後果得孕生男

泰母有妊期而不產大懼有巫云渡河滿裙必

易牛因至水所忽一人云當生貴子還家生泰

祥光 玉童嘉瑞 宋書南海扶南王陽邁初在孕其母

服禮為父後者為出母無服注 母賤不聘 左傳聲伯

穆姜曰吾不以私喪廢宗祀之禮

以妾為姒也

後母五

原贊晉左九嬪齊義繼母贊曰聖教元化禮貴信誠至

哉繼母行合典經不遺宿諾義割私情表德來裔垂則

後生

增詩唐韓愈履霜操云父子兒寒母兮兒飢兒罪當笞

逐兒何為兒在中野以宿以處四無人聲誰與兒語兒

寒何衣兒飢何食兒行于野履霜以跡母生眾兒有母

人部

淵鑑類函卷二百四十三

後母

三

增頌唐駱賓王靈泉頌曰顧我罔極因心感至冥契動天甘泉湧地泠泠無竭蒸蒸不置曾是我思永錫爾類

諫父母一

增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注有隱不稱揚過失無犯不犯顏諫諍也 又曰子之事親三諫不聽則號泣而隨之 又曰子諫父母不悅與其得罪于鄉黨州閭寧熟諫注言使父母得罪寧不悅而熟諫熟極也 左傳曰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過 子曰君子弛其親之過弛棄也 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于不義故子不可以不爭于父從父之令又焉得為孝乎

諫父母二

增書曰舜父頑母嚚克諧以孝蒸蒸乂不格姦瞽瞍亦允若

諫父母三

增洗沐諷親 涕泣規父 史記曹參代蕭何為相國日夜飲酒子窟為中大夫惠帝怪之令窟言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也 唐書乃答窟一百曰趣入侍天下事非汝所當言也 唐書史孝章父憲誠得魏遷士曹參軍孝章見父數奸命內非之乘間諫曰大人身封侯家富不贊非痛洗滌竭節且至因涕泣沾衿 禍 託疾勸親 流涕諫母 事見後母類 晉書王祥弟覽字元通母朱氏遇祥無道覽年數歲見祥被撻輒流涕抱持及長每諫母少止朱使祥非理覽亦與焉虐使祥覽妻亦趨往祥漸有時譽朱深疾之乃酖祥覽知取酒祥亦爭之不與朱遽翻之

後每食覽必嘗之朱意乃止原在於交游尚不成人之惡 矧伊

子道豈宜陷父於非

諫父母四

原下氣怡色

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

微諫不倦

子若不入敬起孝悅則復諫起更也又敬不違論語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

吳恢撫首吳祐事詳知子類

孕一

增易曰婦孕不育象曰婦孕不育失其道也 又曰婦

三歲不孕 詩曰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占我夢吉夢

維何維熊維羆維虺維蛇 又曰大人占之維熊維羆

彝人謂金之精者為陽邁故名 湘山野錄相國王公
丙申歲為譙幕值歲飢公奏乞貸 種粒牛糧朝廷可之
一少夢中有一人召公出拜見一帝賜此童為宰相子授
衣中童曰以汝有憂民之心上帝賜之也器格清粹
訖寤是夕夫人孕焉後果生一子乃慶之也器格清粹
能談教府間事祥符壬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
為玉童為吾父未受相印受則吾去 玉燕投懷 黑
矣不數日公果正拜踰月慶之卒 玉燕自東來投入懷因而
猿感孕 明皇實錄張說為相 夢玉燕自東來投入懷因而
氏山行于雲霞間見 後為相 夢玉燕自東來投入懷因而
一黑猿有感而娠

孕四

汲水成桑

尚書本傳伊尹母方孕行汲化為枯桑其

太白臨居

夫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乃收養之

我乃後代都東方里為居五月日

張衡後身 衡之死

生朝因以所居里為氏朝為名

孕

蔡邕母始孕二人人才貌相類人云邕是衡之後身

黃牛異種 魏略黃牛羗種

氣如雞子 又曰昔北有氣如雞子者其王侍婢有身王

後生子王捐之於瀾中緒以名曰東明令牧馬東明善射

王恐奪其國欲殺之東明走之淹水以弓擊水魚鼈

浮為橋東明得渡追兵不及東明因都王扶餘之地

浴潢水濱 潢外國方丘之上暑濕生男子三十而四

千里 叱聲震外 會稽先賢傳吳侍中關澤字乘雲以

出括地圖大人國其民孕三十六年而生兒生 夢迴

漳水 西門豹祠其夜夢與神交因而有孕 三年乃生

異苑太原溫磐石母懷身三年然後生 避水遷樓 青

墮地便坐而笑髮覆眉而牙齒皆具 紫衣入夢

記宋王欽若父仲華侍祖郁任官鄂渚始免

若母有孕值江水暴溢急遷黃鶴樓始免

吾學編尚書韓文母妊夢紫衣人言與爾文潞公後遂名文

淵鑑類函卷第二百四十三

洪鑑類書卷一百四十三

洪鑑類書卷一百四十三

